

紅 旗

劉 白 羽 著

文學戰線創作叢書

8
8
2

東北書店發行

857.63
893.2-75

文學戰線創作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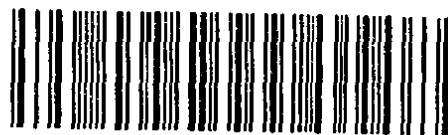
紅 旗

劉 白 羽 著



東北書店印行

1 9 4 9



3 0605 5912 1

目 錄

戰火紛飛	(一)
血 緣	(二六)
回 家	(三九)
紅 旗	(五二)
一、夜探	
二、第二面紅旗	
三、無線電話機旁	
四、地板	
五、爲了勝利	
六、鋼鐵的意志	

戰火紛飛

連部小屋裏

天黑了的時候，排裏派出一個組到鐵路橋頭去接哨。王喜從下午就站在橋頭掩體裏面，現在他看見換班的人來了，彎着腰從裏面走出來，態度嚴肅的把槍豎立胸前把手平舉到槍口敬了禮。這時，南面砲聲像沉雷一般轟響着，順着鐵路繞一堆堆枕木燃燒出熊熊火焰，隨着風勢，忽高忽低，遠遠看去，有如一條飛舞的紅龍。王喜向來人仔細交代了一下應該注意警戒的方向、道路，然後帶了自己小組的陳海，袁興山走回宿營地去。還沒走到宿營房舍，突然有人迎面跑來，一把拉着王喜，把王喜吓了一跳，仔細一看是班上的小胡，小胡背後出現了全班戰士。小胡機密的小聲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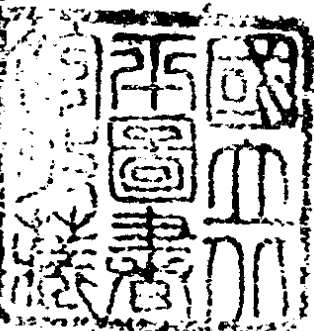
『老王，好消息！』

王喜心跳了一下趕緊問：『什麼好消息？』

『戰鬥任務來了，你快到連部去，班長都去了。』

『全班同志都在這裏，一定討下突擊任務來。』小胡緊張得瞪着眼睛，好像別人已經把突擊班的
光榮拿去了。

這一剎那間，王喜把心事全兜上來了，他是上一戰役掛了花，到後方回了一趟家，傷口還未平



：復，就堅決要求歸隊來了。從後方好容易盼到前方，——現在敵人就在眼前，第一槍就要打響了，：

小胡跺着腳提醒他：『五班戰鬪英雄于江剛過去。』

王喜一聽于江過去心裏就發慌了，因為誰都知道三班跟五班是七連的兩隻猛虎，一個是戰鬪模範班，一個是戰鬪突擊班，王喜跟于江又是夏季攻勢全連得縱隊英雄獎章的兩個戰鬪英雄，他心裏蓬通跳了一下：『晚了嗎？』

小胡一把拉起他就走，指給他看：

『你從這樹後面抄小道跑，——快跑！快跑！……』

王喜把衝鋒機挾緊，朝樹林後黑地裏拼命跑去，十幾秒鐘他就跑到了連部。

他跑得吃呼——吃呼直喘氣，臉也紅了。

他一腳跨上連部門口的台階，聽見連部裏面人聲噪雜，他的心更是蓬通——蓬通跳起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面大聲喊叫：

『報告！』

沒等回答，就撞開風門，衝了進去。

戰前的連部，裏裏外外擠得水洩不通。決心書像雪片一樣送到這裏來。班長，戰鬪英雄都滿頭是汗，帶着戰士們求戰的熱情到連部來，要求主攻任務。人們把燈光遮得嚴絲密縫的，連長在哪裏？指導員在哪裏？王喜一點也看不到。他急了，他不顧一切，拿手推開旁人，許多戰士屁股後面掛着硬綁

綁手榴彈碰來碰去，擠得他腿都疼起來了，他終於還是擠進去了。他這時看見班長孫有手裏拿着一疊戰士們的決心書，因為好多人講話，王喜只見班長嘴動，却聽不見講啥話。燈光照在指導員田文俊身上，他兩腳叉開站在炕沿上，揮着手。王喜使盡一切力量霹雷一樣大喊一聲：

『這回突擊班是三班的，——我送炸藥，……』

于江落他後面一步，恰巧在這時也一面喊一面闖進來：

『我是共產黨員，我送炸藥，指導員！這是我的任務。』

王喜一聽這話，顏色突然改變了，他扭過頭看着于江，從自己腦子上掠過四個字：『共……產……黨……員！』王喜從前不知道什麼是共產黨員，這次掛彩在後方醫院，醫院政委問他：『加入組織沒有？』他把『組織』錯聽作『主力』，就說：『什麼主力，——咱不是主力誰是主力。』政委笑了笑，才告訴他什麼叫『參加組織』，回到前方他慢慢研究着，才知道班上有好幾個黨員，常常一個跟一個出去開會了，——他剩在班上心裏就不舒服，想提出要求，又趕上進行訴苦，王喜訴苦訴得又是痛苦，又是憤恨，訴苦的淚還沒乾，就出發作戰了，因此始終沒落得提。

田文俊在紛亂之中，很敏感的發現于江這一句話給王喜很大刺激，他便揮了一下手說：

『同志們！你們要求任務我們接受，只要你們準備好。』

王喜的性子是寧折不彎，剛才好像兜頭一瓢冷水，他忽然一下子，臉騰的紅起來。他迅速而頑強的敬禮，那意思是：你不讓我說我也得說。孫有聽了于江的話以後，也熱望王喜能再說句話取個優勢，但見王喜半天不響，心裏十分着急。指導員怕王喜急得冒出一兩句不相當的話，撞衝別人，在這嚴重

的戰前動員關頭上，影響火線上的團結，但部隊裏民主生活保障，他也無法阻止王喜不准發言，只集中一切注意力耽心的望着王喜。

王喜說：

『報告連長，指導員，打大仗報大仇的機會到了，我身也翻了，沒啥要求，——就要求一個主攻任務，這一回，——他的眼淚都要冒出來了，他的聲音激動的深深刺進每個人耳鼓：『這一回，你讓我犧牲吧！你叫我抱炸藥往坦克底下鑽，我也完成任務，指導員！』』

他的話，得到全場歡呼。

因為他講的不是他一個人心坎裏的話，經過階級教育之後，那是每一個人心坎裏的話，現在由王喜嘴裏說出來了。每次戰前雖然決心書也雪片一般送來，連部裏也擠滿要求任務的人，可是這一回，戰士們的每句話，每雙閃亮的眼睛都與從前不同，因為他們從前有過多少淚，多少恨是壓在心裏，現在認清了階級敵人了，就都化做仇恨像火焰一樣燃燒起來，千百條心變成一條心，——報仇的心。現在連部這個小小的屋子裏的空氣，就是一片莊嚴的報仇的空氣，——王喜眼前突然之間出現了爺爺，叔叔，他們臉上帶着血淚眼望着他，他現在就是拚命也要爭取在這第一戰裏，為自己親人討回那一筆血債。田文俊突然感動的拉低了帽簷，連長站起來區分作戰任務的時候，田文俊沒有注意聽，因為幹部已經開會討論過怎樣區分任務了。

田文俊伏身在炕桌上，借着麻油燈光，在一張紙上沙沙寫起字來。

他剛才站在炕沿上，聽着王喜的話，自己感情一時之間就像萬馬奔騰，——現在他冷靜下來了，

他在紙上寫：

『……這次我連担任光榮的主攻任務，我一定堅決執行上級命令，上級指到那打到那，我堅決帶突擊排，打開突破口。我從參軍以來山關裏到關外，我的缺點是驕傲自大，這一回我的眼睛是真正亮了，真正認清了階級弟兄也真正認清了階級敵人，我要堅決克服我的缺點，火綫上戰士到那裏我到那裏，同生同死，一心把階級敵人打到底，爲了報仇，爲了革命勝利，我抱定了犧牲決心，……』

寫到這裏，田文俊突然停止，他毫不遲疑，一隻手從襯衣口袋裏掏出三件東西：一張是他的像片，一張是記功表（他把他當作黨證一樣看待）和一塊英雄獎章，這三件東西，便是田文俊的全部財產。他從來沒有個人積蓄，在火綫上沒撈過一塊錢，沒撈過一塊錢，公家發的保健費，發下幾天就給連上戰士們解決困難了。現在他摸着這三件東西，這三件東西還帶着他身上的體溫，他的手指微微的有點顫抖。

但他立刻堅決的提起筆在信上又加了一行字：

『如果我犧牲，這三件東西就留給黨做紀念。』

這時連長區分完戰鬥任務，一排担任主攻，三班是突擊班。

指導員作了簡短而有力的動員之後，高聲朗讀了他自己的決心書。

班長，戰鬥英雄們很快把他信上的言語傳播到班上去了，戰士們紛紛說：

『上級都下了這樣大決心，咱們到火綫上見吧！』

說完這話，戰士們坐在地下用力的，仔細的擦着刺刀，……

王喜爲了完成任務有把握，悄悄召集了他的戰鬪小組，坐在露水淋得精濕的柴垛上開小會。王喜望了望袁興山，想起前兩天，袁興山的哥哥袁恆山，爲了看望兄弟，特地報名參加了戰勤隊，到連上來看他，可是也帶來一個消息，就是鬪爭惡霸的時候，他們的仇人——溜過松花江，逃往長春去了，王喜現在說：

『老袁——你報仇的時候到了！』

袁興山見戰鬪組長這樣掛念着他的報仇大事，他十分感動的說：

『組長！你的仇就是我的仇，……』

這時一陣急促的脚步聲，王喜聽見指導員的聲音在喊：『王喜！——王喜！』

王喜知道不是發生了什麼意外嚴重的事項，指導員是很少用這樣急迫，顫動的聲音來喊叫誰的，他趕緊一下跳起來，指導員已經站在他眼前，——手裏舉着白花花一張紙片，……

王喜問：『這是什麼？』

『慰問團從鑛山醫院帶來的一封信。』

一種不好的預感爬到王喜心上，他想這一定與小萬有關係，小萬和王喜是一個屯上長大的，他的父親，康德八年在大地主孫家抗活的時候，給日本憲兵隊長森田喝醉酒扎死了，寡婦媽拉扯他長大，他還是頂父親的缺，到老孫家常半拉子，一直到『八一五』光復，八路軍來了，媽說扎姑一雙鞋帶上也等不及他就去參加了，隊伍上嫌他小，他哭了半個鐘頭算參加上了。去年冬天就在連隊裏當衛生員，他跟王喜兩個人，無論誰找到一把黃烟，也找在一道抽，去年冬季作戰，小萬從火綫上救了王喜

一條命，今年夏天裏打四平，兩人又一道掛了彩，王喜沒傷筋動骨，能蹦能跳了，小萬左腿傷損了骨頭，惡化了好幾次，動過兩次手術，沒見好，還躺着不能動彈。

這回來前方，臨走那晚上，王喜去向戰友告辭。

小萬仔細的望着王喜的臉色問他：『你要走啦？』

王喜知道這消息是頂傷小萬的心了，可是只怪自個兒心裏裏掖不住一點事，心裏一想臉上早露出來啦，給小萬猛古丁這樣一問，他也不得不如實說：

『我不能等你啦。』這話一出口，心下有點熱熱糊糊拉的。

窗外遠處，鑛山上的磨電車發出音樂似的喇叭聲，響了過去。

王喜說：『你好好休養，別在床上瞎捉摸。』

小萬猛掙着抬起頭來，對準王喜說：

『你還不知道嗎？——我這兩年到了前方，就是狠着勁的幹，想起從前下雪天要單小風一颳那日子，——我就是怎麼樣也過得來，三下江南那日子，咱們都挺過來啦，現下我能落伍嗎！——你告訴指導員！我對那旗子下過決心……』

一條汗珠順着小萬濕紅的臉頰流下來。王喜按着他的肩膀。

『……能爬，我也要爬回前方，……』他疲乏的喘着氣。

現在，王喜問指導員：『小萬怎樣？』

『小萬，……你走後第九天，犧牲了，他很勇敢，沒喊一聲，沒哭一聲，就要求告訴我，告訴

你，……」

王喜一聽這突然而來的惡耗，渾身像通了電一下子麻木起來，他怔怔站在那裏，低着腦袋，——最後和小萬告別的影子又浮現在眼前了，他耳邊響着小萬說的話：『……我爬也爬上前方啊！……』現在他爬不來了，他永遠爬不來了，王喜心裏像刀子絞着一樣，他忽然仰起頭，他和指導員兩眼默默相望着。

第一夜

野外，一叢黑森森樹林，幾個警衛員在那下面走來走去。樹下一片漆黑，眼看不見，只有拿手摸摸得出一條曲曲折折的交通壕，從那兒一直伸到一間掩蔽部。

掩蔽部四壁是潮濕的黑土，頂子是拿枕木和鋼軌築成的，小型炸彈掉在上面是炸不透的，——士兵們把進出口那兒修築得拐了一個彎，遮着裏面的光綫不至洩露出來。夜黑如墨的空中，果然有兩架戰鬥機在盤旋，想發現一點火光。在這一剎那間，砲兵按着規定時刻，突然一齊狂吼着發射砲彈像千萬條游龍一齊奔向前方，一團團烟，一團團火，在粉碎着敵人，鋼骨水泥的地堡羣，鐵絲網，和戰壕。在掩蔽部這裏，人們始終感覺土地在顫動，要崩塌似的，掩蔽部四壁不斷嗡嗡轟響，——但舉在團政治委員手上的蠟燭一點也不顫動，黃淡淡的光綫射在一幅城市地圖上，年輕的團長的眼光，政委的眼光，參謀長的眼光都落在地圖上。

電話鈴不斷響着，——參謀長皺着眉頭聽電話，他知道一時之間還沒有什麼令人興奮的消息，一

切都正按照預定計劃進行。

政委和團長在慎重的重新研究上級早已確定的作戰計劃。

他們面前不是一張紙，也不是一張地圖。

團長冷靜的看見的是敵人的兵力、火力點和層層密佈的工事網。敵人在建築這種軍事設備時，絞盡了腦汁，——想真正做到『永久』或『半永久』，團長現在考慮的是如何把敵人永久殲滅在這裏面。在政委的眼睛裏，敵人佔領的這個城市是充滿恐怖與法西斯罪行的地方，——他好像聽見千萬羣衆從那黑暗地獄裏透出呼喚我們的聲音，我們的行動不是單純軍事目的，而更有意義的是我們要打破這牢獄的大門，讓光明照到裏面去，……

團長拿着枝紅鉛筆，考慮着。

政委問：『怎麼樣？』

團長望了政委一眼，堅決指着一條藍色小河附近的陣地說：

『七連這裏一定能突破。』

這語氣在我們火綫指揮所裏是常常聽到的，每當火綫上刻不容緩，緊急萬分的關頭，一個指揮員經常帶着極大信心這樣鎮定的說話。團長當過三營營長，他對七連——這一個老英雄連隊是了解深刻的，因為他跟他們一齊打過不知多少次仗，每在緊急關頭把七連使用上去，必然奏效。七連出名的戰鬥作風是頑強，勇敢，這和團長作風密切相關，但他從來不承認，他說那是七連老連長陸金生的緣故，他說陸金生犧牲在山東半島，但整個七連都變得像他一樣勇敢，頑強。當新聞記者來採訪時，團

長總高高興興的說：『到七連去看看吧！同志，你去問問他們，從我們這裏了解不到多少東西啊！』他經過這幾天慎重的考慮來考慮去，拿七連打突破？還是留着打縱深呢？最後他決定把突破任務交給七連。

現在，他迅速的在地圖上畫了幾個紅箭頭。

裏面有一支紅箭頭從外圍突破指向市中心，這是他領導的團，另一支紅箭頭迂迴的從側面擲向市中心，這是兄弟團，——市中心是敵人指揮所所在地，是最後粉碎敵人的地方。

團長望了望政委，政委微笑着點點頭。團長迅速的站起來伸手去取大衣。

政委一把攔着他問：『哪裏去？』

政委自從和團長合作以來，每次作戰他有一個特殊任務，就是監督團長不讓他到處跑。團長這一個老脾氣是出名的，槍一響，司令部就找不到他了，你到戰團最激烈的地方去一定會看到他。爲了這個問題，政委與團長中間引起幾次爭辯，政委認爲指揮員應該親臨陣地實際指導，但是現在大規模作戰，指揮員要親自偵察，但是也要隨時掌握全面情況，才能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變化。所以今天政委這一問，團長小孩子似的笑了笑，把手又縮了回來。政委說：『我去看看。』自己彎腰走出掩蔽部，爬出交通壕。他的警衛員在樹下一發現他就跟上來，——自己的砲還向前面轟擊，那裏已經火光熊熊，黑烟繚繞，——陸地上空無聲的飛着紅光子彈拉着長長的尾巴，……政委笑着，通過開闊地時，十分有興趣的一面望着，一面彎腰跑着，……

砲兵開始射擊的時候，七連連長椿長發和指導員田文俊就把隊伍帶到衝鋒出發地了。

衝鋒出發地是一條自然溝，溝口外窪地，隊伍一到那裏，連長把手招了招，戰士們都爬在地下，一點聲響也沒有，極其肅靜。

冰涼的小雨點落在王喜臉上，王喜向左右看一看，看見他組裏的袁興山和陳海一邊一個爬在那裏，他才放心。

這時自己的砲彈跟流星一樣從頭上掠過去，在敵人那面爆炸，敵人砲彈也就紛紛落到這邊來，砲彈碎片帶着奇怪的哨音『巴達——巴達』落在泥土上。

王喜這時一心一意就是怎樣掌握他的戰團小組。他先想起袁興山，——剛才從那條自然溝前進的時候，突然砰的一聲嚇了一跳，原來旁邊是個砲兵陣地，正在開砲，袁興山粗着嗓子喊：『喂——夥計！好好打幾砲，照着咱們衝鋒呀！』他歡歡樂樂，沒有嚴重的戰前畏懼，王喜聽了十分高興，那時幾個砲兵彈藥手彎着腰從樹枝搭的棚子下走出來鼓動步兵說：『同志們——沒問題，你們加油呀！』這樣想着的時候王喜對袁興山放了心，他就把身子往右挪了挪，湊到陳海面前，小聲說：

『陳海，決心下了，兌現的時候到了。』

陳海是個沉默不言的老實人，這時他躺在潮濕的地上說：

『老王——你放心吧！蔣介石抓我當兵的仇還沒忘，火綫上你到那我到那。』

『你到那我到那』這個保證，讓王喜大大興奮起來，他知道只要袁興山跟陳海都堅決，勇敢，作戰就沒問題。

政治委員那綠色軍衣，被照明彈的光照成灰色，他悄悄出現在第一綫戰士中間，順着窪地的邊

沿，很快的找到指導員問問戰士們的情緒怎樣？

指導員爬在地下回答：

『我們下了決心，首長！完不成任務不回來。』

政委微微一笑說：『不，應該說：一定完成任務回來。』

指導員也笑了。政委默默觀察着，他知道這種微笑在火線上是十分有用，它能够讓人永有信心，於是政治委員又彎着腰向左翼部隊跑去了。

田文俊向前看了看，砲火激烈程度達到頂點了，面前有如一片火海。他迅速的跑到担任突擊組的三班這裏來，跟孫有講了幾句鼓動話，然後臥倒在王喜附近，他冷靜的一動不動觀察着前面，——火光或照明彈熠熠的光亮裏，他一瞬不瞬的看前面一〇〇米遠開闊地，他努力辨認那裏的每一處地形、小河和黑色的鐵絲網，……他兩眼緊張的瞪圓，只等候一個信號，他心裏不可否認的有點急躁，他唯恐信號一閃過去，自己沒看見。

突然在照明彈藍光裏，他看見王喜拿兩肘向他那兒爬動，他就悄悄叫了一聲：

『王喜！你有啥話嗎？』

『指導員！我在想，……這回完成任務，我要求做一個共產黨員。』

田文俊聽了這話他從心裏愛起這個戰士，因為從這句話裏他知道王喜心中考慮的毫無個人生死問題，而考慮的是自己和整個的革命事業，——這是多麼好的品質呀！……田文俊突然靠近王喜，望着王喜的眼睛想說幾句什麼話，王喜看出來了，那一定是熱情鼓舞的話，——可是，正在這時，突然，

兩個人同時都震驚了一下，他們發覺孫有那樣不顧一切，在拚命跳起來，他們也跟着跳起來。

王喜抬頭一看：

頭頂的天空中——一連串五顆綠光信號彈，……

在這一剎那，他是什麼思想什麼印象都沒有了，只知道怎樣跑過這一〇〇米遠開闊地。

砲聲一下子靜止了，有一秒鐘時間天地突然顯得清冷無聲，然後敵人從他的前沿陣地拉開機槍呼呼的封鎖當面這一片開闊地了。

好像整個土地在腳底下『突突』跳。王喜只看見指導員那洗得發白了的衣裳在前面閃動閃動，……火光一掬一掬的，六〇砲彈在左右前後轟然爆炸着，——砲彈在空中尖叫，子彈在空中尖叫，土地被崩裂着，土塊，烟硝，雨一樣紛紛然落下，一個排的戰士在這樣稠密的砲火下跳躍奔騰着前進，——十秒鐘，王喜撲倒在小河這岸的一條淺淺的土坎下面，回頭一看，袁興山，陳海都上來了。再看看前面，——小河裏水在火光底下發亮着，小河上好像漂浮着一層油，黑森森密密蛛網的鐵絲網就豎立在那邊岸上。子彈像雨點一樣『嗤』『嗤』鑽到水裏面去。指導員也在河邊上爬着眼看着前面的鐵絲網，——突破口打得開打不開，就瞧一兩分鐘時間內，三班這把尖刀快不快了，如果突不破，這個地方也站不著腳，那麼，進攻就破產了。王喜見前面沒動靜，他從心底下突突的冒火，他在破口罵人。正在這時，孫有一躍起來跳進小河，幾個戰士也跟着『撲咚——撲咚』跳了進去。王喜拉了陳海一把，自己先跳進河水裏去，河水馬上把他的綁帶，鞋子濕透了，水一直淹到他大腿根，他把槍舉起來，很快的盪着水接近了鐵絲網。

不知是河水潑拉——潑拉的響還是子彈電火裏看見人影，目標暴露了。驟然一陣冷風擦王喜頭皮掠過去，他趕緊把頭一縮，『卡卡卡卡』一陣清脆而響亮的美國機槍子彈聲響爆響起來。

目標一暴露就困難了，突然突破的可能沒有了，現在只有強攻，硬攻。敵人果然集中火力封鎖這三三十米遠的河岸了，子彈聯結一片像火油一樣，把這一塊地都燒紅了，王喜從水裏抬起頭看看，水皮上空盪盪的，人都爬在水裏面了。

破壞鐵絲網是前面一組的任務，王喜全身浸在水裏，急得渾身冒火，忽然他聽見袁興山在附近說：

『老王，得上啊，這裏噙不住呀！』

前面一點聲音沒有，王喜急得想爬上去，這時前面一個黑人影，一直奔上河岸，高高舉起鋤刀就砍，可是兩手一仰給敵人子彈打倒了。還沒喘息一下，第二個又上去了，從水中摸起鋤刀砍下去，——又被打倒了。第三個，第四個都倒在河裏了。這時王喜的意思就跟火上澆了油，從水中猛爬起來，——他撲過一個一個倒在水中的戰友，他們一聲不響的拿眼睛望著他，他從水底下摸出鋤刀，這時子彈在他左右前後飛舞呼嘯，紅色的火光突然閃亮起來，他趁這機會一眼看清鐵絲網接綫的地方，他猛然跨開兩腿，站起全身，把所有力氣運到兩隻手臂上來，『吭』『吭』『吭』——偉大的一刻在這兒決定了，前面的鐵絲網乾乾脆脆的斬斷了。

王喜抬了一下手。

指導員好像尖銳的叫了一聲，就帶著二班三班跳進河水，趕快前進。

王喜衝進鐵絲網，眼快手快，一發現敵人機槍陣地立刻就扔了幾顆手榴彈過去，趁着轟轟轟一陣猛烈爆炸，敵人意志昏迷的時候，王喜擺着衝鋒機，一個箭步就躍進敵人的戰壕，——他面對面看見了敵人，一時之間所有千仇萬恨都突然升起，他的眼紅了，他看見三四個戴銅盔的敵人拿刺刀朝陳海刺去，他一轉身一梭子彈，那幾個人便歪歪扭扭倒在戰壕底下去了。

敵人放棄陣地順着戰壕潰退了，王喜他們追趕上去，一直追過敵人第二道防綫，用黃色炸藥炸毀了密佈的地堡羣。當王喜從指導員手裏接過一面紅旗，用力抱着，奮勇當先搶上圍牆的時候，——晨風飄着這面紅旗，黎明的光照耀着這面紅旗，三道防綫密佈的外圍突破，火綫上的第一夜過去了。

決定的關鍵

第二天下午，七連進至距離敵人指揮所三百米遠的地方，佔領兩層樓房。

這一天，敵人組織了五次反衝鋒，向他們陣地上猛衝，不但被他們打退，而且他們前進了。一天一夜的功夫，這個城市燒着燭天大火，燒焦的氣息瀰漫在戰場上，微風一動，一種黑糊糊的雲便在整個戰場上空攪動着。巨大的榴彈砲彈帶着嚇人的聲音在陣地上到處落下。七連陣地上的兩層樓房只是一個代名詞了，砲彈把上面一層已經完完全全爆炸乾淨，只剩下一部份斷垣殘壁，剩餘的危懸的牆壁，讓你覺得只要你一鬆腳就會紛紛倒塌，但它却一直孤懸在那裏。下午兩點鐘，連長褚長發從掩蔽部出來，跑向三排陣地的時候，給一顆流彈打在胸部上，正在這時敵人發動了第五次反衝鋒，他拒絕別人的救護，他掙扎着，右手高舉着匣槍，呼喊著：『堅決打呀！同志們，堅決打呀！同志們。』他

神志不清了，但他那拉長的發顫的聲音，却一直留在憑據工事固守的戰士們的腦子裏，一直到把那次反衝鋒打下去，眼看着敵人遺棄十五具死屍在陣地上。指導員才喘着氣跑來，不顧連長掙扎下命令把連長抬了下去。

天還未黑的時候，團部來了一個通訊員叫田文俊到團部去。

田文俊從陣地的這一頭跑到那一頭，督促戰士們加深工事，重新佈置了火力點，而後把臨時指揮任務交給了副連長。

團部，實際就在這個主力營後面一百米遠的地方。不過五架美國飛機正在怪聲叫嚷着掃射，投彈。田文俊跟那個通訊員不得不曲曲折折從廢墟當中找尋一條道路，跑到一座鋼骨水泥地堡裏來，他彎身走進去，看見團長與團政委正坐在橄欖色的美國子彈箱上面，腳邊堆着敵人遺棄的鋼盔，紙烟匣，罐頭，美國鴨絨被，照明彈的光不時從槍眼上照進來。

團長問：「你們那裏怎麼樣？」

「五次反衝鋒打下去了，首長放心吧！沒問題。」

團政委陳思宗看着田文俊，很明顯田文俊已經帶了兩次花，腦袋拿紗布纏綁着，臉上衣服上還有血漬，帽子歪戴着，可是他蹲在那裏（地堡裏是直不起腰來的），他的戰鬥意志十分頑強，陳思宗就說：

「你代理指揮全連，今晚，全連突擊，突破敵人指揮所，——這是最後解決戰鬥的關鍵了。」

團長伸出手腕，夜光錶的針閃着好看的綠色。

『已經十點鐘，——突不破指揮所，天一亮，這樣多隊伍擁在那裏，就要遭受殺傷，你們堅決突，突到最後一個人也突。』政委的聲音是十分寧靜的，正因為寧靜就顯得特別有力，堅決，不可動搖。

黑暗中看不清川文俊的臉色，他的英雄勁兒上來了，他吭的一聲站起來說：

『好，我是共產黨員，保證堅決完成任務，我帶着七連突，我在頭裏突，堅決突開往裏打，完不成任務，不回來見團首長，團首長，握握手！』

團長，政委都站起來熱烈的跟他握手，然後政治委員把一個紙捲交給他，叮囑他：『這宣言在攻擊前應該唸給戰士們聽一聽。』

川文俊熱烈的舉手敬禮。

陳思宗寧靜的說：『祝你們勝利！』

川文俊一扭身衝出去了。

他回到距離前沿陣地不遠的時候，就聽見自動武器響一陣停一陣，再響一陣再停一陣，這說明情況無變化，只進行小的火力威脅。他一跳進戰壕，幹部戰士看見他，都十分高興，他立刻召集了一個火綫上的幹部會議，傳達了團首長的命令，然後他在昏暗的微光中打開宣言，——那是拿鮮紅油墨印的，他就朗讀起來。戰士們貓着腰，一個一個從戰壕的遠處湊攏過來，屏息靜氣的聽着。這是人民解放軍宣言，這是大反攻宣言，宣言裏那一句一句的言辭，在此時此地，就像每個人想說的話一樣。當指導員朗讀到：『我們是偉大的人民解放軍，是偉大的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領導的隊伍，……』

一個個戰士眼睛都發亮，笑起來。指導員知道再用不到什麼鼓勵話了，這一張紙的力量是比幾千顆砲彈還大的，——幾個戰士把宣言搶去，分頭跑回自己的掩體裏去，一張張紅色宣言，在戰士們手上傳遞着，指導員順着戰壕走，不斷聽見戰士們在耳語：『反攻了！』『反攻了！』……他自己在思考剛才擬定的『先奪下左側那間紅房子，然後進一步突入敵人指揮所』的計劃，他清清楚楚知道要奪下這紅房子他得付出多少代價，因為必需通過敵人一條戰壕和一層地堡，據白天火力搜索，敵人已經暴露了有四挺機槍，交叉火力組織得十分嚴密，要想從正面硬打，這是不可能，代價太大，會無力繼續攻擊，但不可能又怎麼辦呢？……田文俊還預計到突入指揮所那決定關鍵的戰鬥會十分激烈，因此不願把力量在一開始時就受到削弱。他順着戰壕走向最前沿，想最後偵察一下敵情，看有沒有辦法。他心思沉重的從許多戰士身邊走過去，走到前面，把頭探出去觀察，——這時火線上相當沉寂，他把全身緊緊靠着泥土壕牆觀察。

突然，他發現有人緊靠在他的身旁，他一心一意注意前方，沒留意這個戰士是誰，戰士却悄悄招呼他：

『指導員！』

『哦，王喜。』他看見王喜頭上紮了厚厚的綑帶，他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負了傷。

『指導員——今晚上的任務來了嗎？咱們該前進了，指導員。』

『爲什麼！』

『你聽呀！』

一天一夜炮火轟鳴把田文俊耳朵都震聾了，這時他屏耳細聽，果然聽出在敵人背後那遠遠相對的方向上，槍砲一齊響起來了。

田文俊知道這是担任襲擊敵後方的兄弟部隊動手了。

田文俊看看王喜，兩個人相望着笑起來了，但立刻又皺起雙眉觀察前面。好像王喜猜中了指導員心事，站到指導員跟前悄悄而又嚴肅的說：

『指導員，我觀察了一下晚，我摸到一條路，要是從那裏摸過去，就能從背後先整掉敵人這個頂主要的機槍陣地。』

田文俊一下子跳起來：

『真的！』

『真的。』

田文俊心上罩着的一攤子烏烟吹跑了。

王喜確實用盡心機觀察了一下晚，——他考慮到，今晚衝鋒是個關鍵，眼前這幾挺機槍不知得打死多少階級弟兄，現在打仗真正是給自己打，爲了大家，也是爲了一人，他下決心一個人來担当大家的困難，順利完成全連的夜晚進攻。田文俊在火綫上發現了戰士這樣高度的自覺性，使他又高興又驚訝，聽完王喜的計劃，他立刻同意施行。

十分鐘以後，七連的進攻佈置好了，可是這是聽不見槍聲的一次進攻。

指導員帶了一個最優秀的機槍射手，跟着王喜繞到戰壕的一端去。指導員把所有戰士留給一排長

指揮，一個戰士準備兩顆手榴彈，任務是衝過戰壕，奪取紅房子。王喜把衝鋒機掛在脖子上，懷裏揣着幾個手榴彈。他們一點聲音也不響的爬出戰壕，順着戰壕外面一個一個的炸彈坑爬着，從秋季淤積的雨水里爬過去，從許多屍身上爬過去，沾了一臉濕糊糊的鮮血。王喜停止了。田文俊和機槍射手埋伏在一處不很深的炸彈坑裏，準備必要時拿火力支援王喜，在這一秒鐘時間裏，田文俊和王喜在黑地裏緊緊的緊緊的握了握手。

王喜繼續順着炸彈坑爬，——這時只剩下他一個人了，他把衝鋒機抓在手裏，側着身體，用胳膊和腿悄悄的悄悄移動，這時他知道只要弄出一點聲音，只要碰掉一塊土拉塊，他就完結了，——路上發光子彈幾次從敵人陣地上亮了起來，他就緊緊貼伏在地下，但是他想着在他背後的全連戰友以及擺在前面全連的勝利，全連的光榮，然後他就再向前爬，他爬了不知多少時間，但這樣時間在火綫上是顯得悠久而又悠久的，他繞過敵人戰壕，從一處砲彈崩塌了的院牆下悄悄鑽過去，最後他安然爬進半截殘破牆腳下，隱蔽在那裏，這時他已經到達敵人主要機槍陣地地堡的側後方，他把衝鋒機放在面前，把三顆手榴彈一個個揭開蓋子放在手邊。

戰團驟然之間爆發了。

先是自己陣地上機槍叫響了，緊接著一陣火花，敵人的機槍叫響了。

王喜知道戰友們要衝鋒了，就瞧他這一下子了，他咬緊牙，那樣歡樂的心情激動着他，他眼睛睜圓了，他清楚敵人這一支機槍在這一下晚要了幾個戰友的性命，也就是這支機槍嚴重的擦傷了他的頭部，讓他皆過去五分鐘，他的牙齒咬得發響了，他一跳起來就箭一樣奔向面前的敵人機槍工事的地

堡，現在他再不顧慮什麼敵人的射擊了，他一顆接一顆，把手榴彈塞進地堡裏去，——整個機槍陣地崩炸了，機槍啞吧了。敵人嘩亂了，一羣人從地堡，從戰壕裏往外逃跑，他一刻不停，轉過身，掄開衝鋒機朝他們身上打。在黑暗中，他忽然聽到一片腳步聲，首先他一眼看出指導員那洗得發白了的軍衣，——『前進呀！……佔領紅房子呀！……』指導員揮着匣槍，高聲喊着。一排排手榴彈轟響，紅光，黑影，到處突突亂跳，空中六〇砲彈像火中的鴿子一樣飛着，——激烈的最後的爭奪戰展開了。王喜打破一扇窗戶，跳進了紅房子。……

『前進呀！為階級弟兄復仇！』

王喜跳進紅房子就打了一梭子子彈，房子裏是黑漆漆的，王喜發現走廊的頭上有一挺輕機槍在打單發。他一個箭步躍了一丈多遠，跳到一間房門口，脚一沾地就打了幾槍，那挺輕機槍不響了，立刻地板上一片咚咚——咚咚的腳步聲。戰士們一擁進來就跟敵人單對單的抱在一堆摺跤，王喜兩手緊緊把着衝鋒機站在房門口不敢打了，怕黑模糊糊的打壞了自己人。這時他聽到有人在不遠的地方低低呻吟，那聲音聽起來挺熟悉。

突然，窗外閃進一陣火光，他看見斜刺裏衝出兩個敵人。鑽子口音哇拉哇拉叫着朝有人呻吟的地方跑去。那個掛了花的人一翻身坐起來。王喜趁着火光一眼看清那是袁興山，大概衝進紅房子負傷昏倒在這裏了，現在他臉色慘白，高舉一手手上揷着一顆手榴彈，他是決心炸彈一響回歸於盡了，——王喜準備攔一梭子子彈把敵人撈回再講，可是手指一動，頭上忽的出了一層冷汗，原來梭子空了。不

知從那裏來的一股子力氣，他身上每處傷口都疼得火燒火燎，但時間是不允許再考慮了，敵人會開槍射擊，袁興山就犧牲了。他猛然一步跳過去，舉起衝鋒機把一個敵人腦瓜搗爛了，又來打第二個，第二個跟他抱在一齊滾在地下扭打起來，那個人蠻勁很大，在地板上翻來滾去，翻來滾去，王喜傷口破裂，血流如注，他漸漸的沒有力氣了，眼看敵人要卡着他的喉軸子了，——袁興山從血泊裏爬過來，拿他那顆手榴彈當槌子把這個蠻子的腦袋搗爛了，敵人撒開手，王喜翻身坐起來。

佔領紅房子以後，敵人立刻投了許多燃燒彈過來，白色的耀眼的電火『刺』刺的閃爍着，紅房子幾處噴起火焰來。

戰鬪迅速向敵人指揮所發展，王喜的左腿和胸部又負了傷，當他撲向敵人指揮所時，他一下昏倒在地上了。但是堅強的戰鬪意志馬上喚醒了他，他堅決要衝上去，——最後報仇的時候到了！在這瞬間，小萬的面孔出現了，——他又想起過去的悲慘生活，又想起家裏的土地和馬，……他非常悔恨，眼看着最後殲滅敵人的機會來到了，自己却在這一刻負了傷，他不能一直參到底了，他試驗着站立起來，站了五次，又都暈倒了，——最後他聽着跑向前面去了的戰友們的腳步聲，望着前面的火光，他無可奈何的伏在地下大口大口喘着氣，他心裏火燒一些，乾，渴，這時他毅然的下最後決心：往回走，去找綑紮所，……

短短一段路程，歷盡千難萬苦，他才到達下晚他們那兩層樓房工事背後一〇〇米遠地方一間地下室，他在這裏找到臨時綑紮所。

傷兵不斷從綑紮所的門口送進來，地下鋪着臨時收集起來的美國毯子，美國被子，六七個傷員躺

在那上面，微暗之極的燈光照着他們。

醫生和衛生員跟隨作戰部隊前進，都幾天幾夜沒闔眼了，他們穿梭一樣來往傷員之間，有的注射血漿，有的紮紮。

王喜跛着條腿走到一個衛生員跟前，粗魯的說：

『來，同志，先給點水。』

他把衝鋒機夾在兩腿中間坐在地下，咕啾咕啾喝了滿滿一茶缸水，然後喘了口氣說：

『來，快點！』

那個衛生員把他兩處傷口仔細的消了毒，上了藥，縛了綑帶，衛生員愈是小心仔細他愈是不耐煩的催促着。最後衛生員告訴他他可以步行到城外去找担架隊，很明顯，幾付担架要抬這幾個重傷號，這時他一眼瞧見袁興山的哥哥袁恆山，——這個爲了探望兄弟自動報名支援前綫的農民，在火綫上奮不顧身搶救傷員也一天一夜了，他現在兩眼焦紅，滿頭是汗，但是充滿嚴肅負責的精神，他也一下子看到王喜：

『同志——我歇你下去吧！』

王喜搖着兩手：『不要，不要，』他忽然想起袁興山：

『你瞧見你老三沒有？』

『剛剛把老三抬下去。』

衛生員怕王喜因爲沒讓他坐担架而發火，過來解釋。

可是王喜『吭』的站起來把衝鋒機掛到肩膀上大聲說：

『同志，咱往前走，不往後走。』

幾個醫生，衛生員，傷員一時之間都停止了手上的工作，驚訝的目送他一步步爬上台階，走了出去。

這時整個夜空給火光照耀得如同紅布，——處處房屋殘骸，森然聳立，……前面槍聲緊急，響成一團。

王喜一下子又跑回火綫上，火綫上到處打得燒起火來，敵人被壓縮在最後的堡壘裏頑抗，王喜一眼看見指導員在那面，他喜得發狂一樣跑了過去，喊：

『我王喜又回來了！我王喜又回來了！』

戰士們一聽到他的聲音，都歡騰鼓舞起來了。

指導員拉着他手，望着他滿身污泥血印，綑帶上透出殷殷紅斑，兩眼却充滿旺盛的戰鬥意志的時候，指導員高興得裂開嘴：

『你知道我們現在的任務？』

『指導員，我趕來就爲了最後殲滅敵人。』

團政委陳思宗正在那面跟參謀長組織最後一下子攻擊，聽見講話的聲音，扭轉頭看見是王喜，他立刻朝他們這裏走來。

王喜突然向指導員嚴肅的立正，堅決而愉快的請求：

「我能做個共產黨員吧？」

團政委敏捷的走到他跟前，已經聽到他的誠懇要求的聲音。團政委，知道王喜早就就是七連吸收入黨對象，這次訴苦，政委又全部審查了他的歷史，政委立刻轉過身，對戰士們揚手一揮。他的聲音高出一切槍炮聲在火線上划然震響：

「好，同志們！……王喜同志兩次突破敵人陣地，負傷三處不下火綫，堅持戰鬥到底，——我代表團黨委，在火綫上批准他作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我們要學習王喜同志戰鬥到底的精神！」

王喜朝紅布一樣的火光嚴肅立正。

這時，從王喜的腦子裏升起不是旁的，是毛主席巨大的身影，訴苦那天，他就是站在毛主席像下訴的苦，現在毛主席既然站立空中，一手指着前面，——是的，他是中國人民的救星，是中國人民的光榮，他領導着人民英勇前進，粉碎一切枷鎖，消滅一切敵人，他領導中國人民走向勝利，——這時，從王喜身上，一切舊社會的悲慘，痛苦都洗掉了，一切窮人的淚水，苦水，這時在王喜身上都化為力量、快樂。

政委繼續奮臂高呼：

「前進呀！同志們！為階級兄弟報仇呀！刺刀見血呀！」

王喜把衝鋒機掛在背上，從地下拾起一支上着白晃晃刺刀的三八式，跟在指導員背後，跟在無數戰士一齊，在清涼的黎明的微光中，他看見指導員像一面旗子在火光裏不停的招展，他們衝鋒上去，

四八年六月八日，夜深，於哈爾濱。

血緣

秋天雨水勤，烏雲一湊合就嘩嘩的下起雨來。陳啓祥從家裏出來，大車火車過了幾天幾夜，這日來到一個站頭，剛剛好對面開進來一列軍車，也停在站上。他伸出頭一看的時候，只見一夥隊伍上的同志，坐在悶罐車門口倒掛了雙腳，都披著子彈袋，有幾個戰士還掛著槍在站上走來走去。陳啓祥看在眼里，心想：我鑽天覓縫找不到，還不如這裏打聽一聲，要是上前方的，參加就是了。主意一定，陳啓祥就從自己車上跳下來，朝對面那列軍車走去。當他斜插著走過站台，不防正和對面車箱裏跳下來一個戰士撞個滿懷。陳啓祥揚頭一看，那戰士細高挑兒，黑圓臉，看樣子粗里粗氣，實際上心地平和，只見他那一笑就知道了，他問：

「你幹啥呀？」

陳啓祥說：「來參加的。」

那戰士立定腳根又端詳他一眼，見是個一說話臉就紅的青年農民，他又笑了笑說：「還有坐火車來參加的？」到也高高興興把他領到指導員坐的那節車箱門口來。指導員高高站在車門上，兩手攀著車箱，陳啓祥站在下面說明來意，指導員心下一考慮：「咱部隊行動要保守秘密，沒道理半路頭留個生人。」一考慮停當馬上就拒絕了他：「你要參加，回你們縣上報個名，也好訓練訓練。」陳啓祥一

聽得臉紅耳赤說：「我找的是上前方打仗的隊伍，要不，我幹嘛起五更爬半夜跑到這兒來！」指導員還是拒絕。前面火車頭噴了一陣氣，猛可之間，汽笛響起，戰士們紛紛爬上車箱。雨又下大了，天空白茫茫，真是抬了海來啦，嘩嘩變成一片。陳啓祥眼看車走了，急得眼淚要流出來，也算一時情急智生，一頭扒上車去，兩手緊緊抱着指導員的腿。指導員一時攔也攔不迭，車開動了，也不好推下去傷了他性命，指導員就嚴肅的板下臉孔，告訴他必需在下一站下車。指導員說完就回到車箱一個角落裏，起頭睡覺了。陳啓祥沒地方呆，就蹲在門口給雨澆着。過了兩站，指導員醒來一看，陳啓祥滿臉澆得精濕，還是怪頑強的蹲在那裏不肯下車，天也漸漸黑下來，他就把他叫來跟前，盤問了個多鐘點，他愈說，指導員臉色就愈對他同情起來了。最後指導員就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說：

「你不能跑了嗎？」

陳啓祥立刻發誓：「我要是跑，上前綫，頭一槍就打死我。」

指導員到營部車上去了一趟回來，答應他跟着部隊走。陳啓祥一聽，心滿意足，幾日疲勞壓倒他，立刻倒在地板上打起鼾。天黑下來，那個細高挑兒，引他來的戰士，望了望他，把自己一條毯子給他鋪蓋身上，陳啓祥從此成了戰士。

到了前方，陳啓祥編到二排機槍班。這天他辭別了指導員來到班上，止趕上開下晚飯。

他到班上，一進門就看見那個細高挑兒，黑圓臉，那天車站上引他見指導員的戰士。頭回生，二回熟，反正在這裏無親無友，陳啓祥見他就像見了熟人一樣。那戰士正在灶下燒火，仰起照耀得通紅的一張面孔，看是他來，也自十分高興；一下子從小口袋裏掏出一張票子，向房東老大娘買了半碗大

臂，一把生葱，擺上桌面，算是他一番敬客的意思。陳啓祥看在眼中，心下十分感激。可是看看桌上個好大堆碗筷，一盆熱騰騰高粱米飯却放在桌下角的炕沿上，新來的不知道手應該往那兒插，他張望了一陣，看別人團團轉，自己正不知怎麼辦好。忽然那個戰士把他一推推到炕頭上，他待要掙扎換個位子，早給左右幾個同志按着了，再看那個戰士却獨自守着飯盆坐下，陳啓祥吃一碗，他就給盛一碗，還一面讓菜，陳啓祥心下尋思：「學徒還三年滿師，看這樣那裏像當兵，簡直像鄉下待嬌客了。」吃過飯，戰士們都蹣跚出去了，那個戰士打開自己掛包，取出一條嶄新毛巾和一塊肥皂，遞給陳啓祥說：

「這慰勞你吧！——我叫馬成榮，往後你只管我叫老馬。」

陳啓祥想不接過手，可是看馬成榮那樣誠懇懇懇，難道人家伸出手還能抽回去嗎？陳啓祥把東西暫放一旁，兩人就嘮起嗑來，才知道馬成榮是機槍射手，陳啓祥就編在他這挺槍上當彈藥手。馬成榮說：

「你真算有眼力，你參加的真是地點，俺們這個連可不簡單，是個老主力連呢！你打聽吧！到東北來那回勝仗沒俺們的份？……往後掉了隊，遇見隊伍上的人你只問一聲：戰鬥突擊連往那面去了？就沒人告訴你。這個連隊是指到那，打到那，勝到那，從連長、指導員起，沒一個幹部不掛上獎章，就戰士當中，戰鬥英雄也有六七個子。」

晚上，值星班長溜着窗外「吱吱——吱吱」吹了熄燈哨子。陳啓祥這一下晚工夫，早把屋裏看好：這屋子裏外兩鋪炕，裏間屋由房東老大娘帶幾個孩子住下；外間屋一鋪炕住不下一個班，地下攤

了一床乾草鋪，陳啓祥一看，心中就盤好了譜，現在哨子一響，他站起來就搶路往乾草鋪那面走，可是給馬成榮搶過來一把攔住了，回身往炕上一指說：

『同志！這兒沒你的份，你的位子在那裏！』

陳啓祥一看炕梢上果然騰出空位子來了，再一看馬成榮抱着自己毯子送到草鋪上去，炕上給他留下一條白被單。陳啓祥正站在那兒磨不開，還是兩個戰士把他拉過炕上去睡了。熄了燈，不大一會兒工夫，炕上炕下就呼呼響起一片鼾聲，陳啓祥躺在炕梢上可就是一直沒闔眼，腦子裏翻來覆去想：『在會雲屯二十年，那裏給自己按個位子！』熱淚不免潛潛流了下來，又想：『現在跑在外面，倒是找到家了。』就好像風雪黑夜，扛着八十斤重担，累得筋困脾乏，好容易到達目的地，一下倒在一截熱炕上，那心情就不用說啦，他心地一寬，慢慢也就朦朦朧朧睡着了，這一宿有人上哨下哨他就一點也不知道。

下半夜天又變了，刷刷下着小雨。馬成榮帶哨，把件美國雨衣送給站崗的，回來一看，小風颼颼的順着房簷往屋裏灌，睡着的人一個個袒胸露背，早把毯子滾向一邊去。他怕他們受涼，——就一手放下毯子，一面給他們把毯子蓋好。蓋到陳啓祥面前，只見陳啓祥擠在炕角，縮成一團，做出害怕樣子抱着雙肩，喃喃着睡語：『……狼叨了豬哪！……狼叨了豬哪！……』馬成榮望着陳啓祥，忽然記起自己兩年前遭遇的事，一時之間回到草鋪上，心裏還有點難過，可是究竟火綫生活過了兩年，情緒歷一歷也就落下去了。

馬成榮是遼寧省北鎮人，金山堡戰圍被解放過來，只這兩年工夫，他成爲三連裏的老戰士，特等

機槍射手，還是團結模範，剛才他看陳啓祥睡夢的苦樣子，無端引起心事，原來在北鎮縣他家裏，他還有個兄弟，也像陳啓祥這樣大小了，從前他一家就靠他一個勞動力，養活着六十多歲的瞎爹和十六七歲的兄弟，一九四六年初，國民黨抓了一下子攤到他頭上，爹叫他躲到山裏去，半夜來抓人却把兄弟帶走，他一聽到消息就趕進城裏，一瞧兄弟被打得死去活來，已經不像個樣子，他想：讓他將來餓死，也不能眼瞧着打死，就一躍腳報出自己姓名。剛才看陳啓祥睡夢樣子就想起兄弟。平時，遇到三連裏有戰士鬧情緒，泡病號，馬成榮總拿自己這一段悲慘歷史比說比說，把事情說完，一面默默抽着烟，一面慢慢悠悠說：『咱們這裏參軍出於自願，——在老蔣那邊都是拿小細細來的，咱們受天大罪是爲了自己，……』

他還常說：『當兵的比親兄弟還親，親兄弟離得那樣遠，你在火綫上受傷，他能拉下你來嗎？』那天在車站上，看陳啓祥堅決參軍的態度，就從心底起了愛惜的意思。後來他又發現陳啓祥平常默默少言，做事認真刻苦，年輕，心眼靈敏，眼力也過人，確實能培養出個好射手。他就幾次把這意見提到指導員面前，指導員本來沒一定主見怎樣安插陳啓祥，陳啓祥自己是一再要求下班，就跟連長商議商議，決定這樣辦了。從此，陳啓祥在班上一切事便都有馬成榮張羅着，人們說：平時相聚一年半載，不如當戰士一個炕睡，一個鍋吃，一個火綫上出生入死相處一天半天，陳啓祥跟馬成榮在連隊裏如同親手足兄弟一般，馬成榮決心把自己全套武藝交出來，陳啓祥也一心一意跟老馬學本事，壓梭子、拆卸機槍，瞄活三角，一個是日夜苦練，一個是不斷指點，不覺一個多月過去了。這時全連範圍舉行了一次彈藥手比賽，陳啓祥閉着眼壓梭子又快，又俐落，竟出人意料取得了第一名，這一來把馬成

榮歡喜得闔不攏嘴巴，陳啓祥到沒什麼特殊表示，他達到到前方的目的，反正是一心不二用，就等着作戰。

誰知連裏有兩個嘴尖的，歡喜拿眼犄角看人，見陳啓祥整日不談不笑，不打不鬧，一說話臉就紅，割柴挑水，練兵上課處處走在前面，馬成榮，特等機槍射手又這樣加意照顧，心裏就有點不服氣，他們兩個人一嘀咕，從此當面叫他陳啓祥，背地裏叫他『那個來歷不明的』，因為他既不是補充新兵補充來的，又不是解放了爭取過來的，只是部隊搭火車從東滿到西滿，半路頭跟上來的，那時指導員就因為他來歷不明，拒絕收留他，那時他不是臉都擰紅了嗎？……槍出手，話出口，大家在一個連隊裏過集體生活，那裏能有不透風的籬笆呢，雖說大多數戰士，都覺得陳啓祥是個好戰士，可是『來歷不明』這句話，風言風語，一傳也就傳開哪。馬成榮很快也就知道了，他低下頭一尋思：這話裏有懷疑意思，讓陳啓祥聽見，心裏結個疙瘩，一定鬧得大家不和美，影響團結，可是別人的嘴巴自己也沒法一張一張去堵着，——這事只有報告指導員，看上級怎辦吧，可是眼看到了連部門口了，馬成榮心裏一轉又一尋思：別人說來歷不明，我就先了解了解來歷吧。

冬天了，樹木都發黑了，雪還未落，乾葉子在林子裏積了兩三寸厚。這天下晚，陳啓祥在樹林子裏跟馬成榮坐在乾樹葉子上講出自己的來歷。

陳啓祥是江北會雲屯的一個小豬倌，他從小沒見過自己的爹娘，在草甸子裏放豬的時候，別人挖苦他是『屬孫猴子的，——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他只有把豬攆到一邊去落眼淚。在屯上除了僱農老李頭，沒人叫他的大名，有一回他問老李頭：

「你老知道我爹娘怎死的？」

老李頭點他一陣說：

「你人還小，打聽這幹啥。」

陳啓祥一直到會雲屯頭一回開爭大地主孫雲廷，才翻了身，秋天分地的時候，農會小組討論，一致認可：全屯論勞而又苦，那人家陳啓祥真頂得上頭一份。老李頭在開爭過程中當選了農會主任，他說：「人家三輩子都是好成份，沒話說。」結果分給他一垧半好地，這是一九四六年，第一次分地，會雲屯是全區分地分得最早的，那天前半晌分地，老李頭在前，陳啓祥在後，走到地頭上插了橛子。那是一片鬆一脚都冒油的好地，莊稼一抹齊扎扎，給太陽照得亮堂堂的，種莊稼的人，看啥還能比看莊稼高興，可是老李頭打了皺的老臉上淌下了眼淚，轉過身問：

「啓祥，你多大啦？」

「我二十了。」

「二十是好歲數，啓祥，你長大了，你也翻了身，這地屬你的啦，我的話也該告訴你啦！這話在我肚子裏存放了十五年，我打譜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我快喘氣，不得不說，就顧不得你好受不好受了，一種是等你成家立業像現在這樣。十五年前，我跟你爹都沒來到這北大荒，我們都在江南，給人家打零，抗活，你爹的性子是一根扁担抬到底，手藝好，就是乾秋直樸出了名，你娘是個好秉性女人，又能下氣力幹活，那年年成歉收，早就沒糧吃，到年底東夥算賬，我在跟前，地東勒了扣，扣了勒，你爹火上來，一句話得罪了人家，大年三十夜晚，抽地，抽房，沒飯吃，沒處去，你娘正懷第二

胎逼得沒法，就捨了你爺兒倆，跳了冰窟窿，從那往後，你爹就無精打掛，一下子再也仰不起脾來，是我們一道帶着你到道裏來，不久，你爹也沒了，啓祥，你記住！你原不是沒爹娘的孩子，你這二十年受的挖苦是冤枉哪。」

陳啓祥一句一句聽到耳裏，就跟老李頭回屯子裏去了。第二天，陳啓祥又分到手一匹馬，他拉回這匹馬，忍不住滾下熱淚，他這樣愛這一匹馬，他做夢也沒想到自己也有了馬，屯上人真是一心一意成全這個孤兒成家立業，那知陳啓祥心中早打好了主意，打聽出貧農王景發老婆分到一塊花旗布，他就拉上馬跟他去換那塊花旗布，老王大嫂勸他半天，末了，沒法，就把布換給他，老王大嫂還說：「牲口先拴在槽上，日後再講吧。」陳啓祥花旗布到手，立刻求人做了件小布衫穿到身上，別人都搖頭說：「露腠露了二十年，單這幾天，愛起面子來啦。」

那知當天夜裏，陳啓祥上農會主任老李頭家去啦，坐在炕沿上說：「我的地由你經管着，我要走了。」老李頭一聽這話大吃一驚，好容易剛翻了身怎麼又說走呢，好說歹說勸了一陣子，末了陳啓祥還是非走不可，老李頭知道他這脾氣秉性，就像他父親，也無法再勸，只問：「地我經管，那糧怎辦呢？」「糧也由你使用，——等我革命成功回來再說吧！」這時，老李頭開了一張證明給他，雞叫第三遍，一個人影兒出屯往南，陳啓祥從此就離開了會靈屯。

馬成榮聽完陳啓祥的話，眼圈一紅只說了一句：

「小陳，你不說，我還不知道，咱們這緣分，都是血換來的。」

當天夜晚，馬成榮把這件事情報告給指導員。指導員聽了很生氣，說：「我知道陳啓祥的來歷，

——那天在火車上，我不是考察了半天，陳啓祥把他農會的證明交給我，——我還把它交到了營部呢！——指導員下決心，要在清一來歷不明——這話是誰說的。他還跟馬成榮商議，抽個時間叫陳啓祥向全體軍人報告報告，才有教育意義。誰知就在這天下午夜兩點鐘，緊急出發作戰的任務來了。

出發的時候，陳啓祥裝了滿滿一袋手榴彈，掛在身上，因為自己一心圖革命，眼看戰鬪來到眼前，心中不免過分興奮、激動起來，馬成榮看穿這一點就說：『同志，上陣，猛要猛在節骨眼上，——不要慌，要鎮靜，瞎碰可不行。』馬成榮又關心的把韃韁草幫他繫了絮說：『老弟，光嚷打仗打仗，打得上打不上，可全靠兩隻腳作主啦，八路軍的腳是鐵打的，你知道嗎？』後來，馬成榮又怕陳啓祥把他平時所教的怎樣利用地形地物，怎樣衝鋒，怎樣射擊，忘記了，抽烟的時候又談講了一陣，末了兩眼望着陳啓祥緊叮了一句：『到火綫上，你跟着我就對啦！』陳啓祥回答得也十分乾脆：『你到那，我到那。』

雪下得很大，白茫茫一片望不見人，趁這場大雪掩護，黎明時光，部隊向公路上敵人發起衝鋒。『噹——噹——』清脆的兩聲槍響以後，敵人機關槍就一口氣不歇的嘩嘩打過來，戰士們在深雪內奔跑着，三次衝鋒，把敵人從公路制高點上驅逐下去了。指導員在突擊隊後面，甩着匣槍指揮衝鋒，把馬成榮這挺機槍掌握在身邊，可是沒用上。陳啓祥一面緊跟着跑，心裏糾纏着兩種矛盾：槍一響，他心跳起來了，可是他極力制止自己，又覺得不能衝到頂前面去十分可惜。這時，他們爬過雪溝，跟隨指導員到了剛奪下來的制高點陣地上。陳啓祥看見一堆堆敵人屍體，倒在雪溝裏，炸彈留下很多黑坑，血染紅了雪，新雪又忙着把死屍掩蓋起來。敵人最後據守唯一一座小山頭，把自動火器一

股腦兒集中向衝鋒上去的人交叉掃射。連長在那裏掛彩了，倒在地下還喊着：『前進！』陳啓祥扭過頭看指導員，指導員把眉毛一豎，甩着匣槍跑上去，馬成榮緊緊跟上去，陳啓祥又緊緊跟上馬成榮，他們貓着腰前進，子彈在頭上『吱』『吱』的叫着，他們一會臥倒，緊緊貼在雪地裏，一會又跳躍着往前跑，陳啓祥這時心不跳了，腦子裏卻沒閒空想什麼，只是緊張的動作着，他看見敵人是鑽在小山頭雪溝裏露着半個腦袋放槍。

馬成榮眼尖，看見連長在前面，敵人陣地上却像有動作的模樣，就忽然喊了聲：『壞了！』

指導員一看：敵人果然打反衝鋒了，四十多，忽的一下從雪溝裏爬出來，往山下衝。我們衝鋒的戰士沒留神連長倒下，一看沒人，以爲連長下去了，驟然之間，一動搖，退却了。

指導員急了——連長一個人還在凹地裏向上爬呢！……

馬成榮是機動而堅決，用不到誰下命令，立刻不顧一切抱着挺機槍跑到側面三十米遠外，一處蠻高的山腦上，把槍腳桿一插就呼呼朝敵人猛射。

敵人受這意外襲擊爬下了，馬成榮將敵人阻止了很久，連長發覺敵人已到面前，他借着馬成榮火力掩護爬下來了。敵人爬起來，又喊着，衝過來。馬成榮一瞧連長雖然救出來，自己和敵人距離可是太近了，來不及往下撤了，同時他知道，如果他從這裏撤下來，全部陣綫就要崩潰下來，於是決心一下，他咬着牙，把臉貼到槍身上，緊緊震動着全身，打着。陳啓祥爬在指導員身邊，現在抬頭一看：敵人迎着馬成榮的機槍子彈，有的把手一揚一扭身倒下去，有的却直向馬成榮那裏衝過來。陳啓祥看得很清楚，子彈像無數雨點，在馬成榮上下左右，紛紛飛舞，突然之間一顆子彈打在馬成榮左肩膀

上，一下把他撈倒，甩出老遠去，可是馬成榮掙扎着起來，又爬過去，拚死命抱着機槍打，陳啓祥眼紅了，這時他一點畏怯心理也沒有了，只一心一意，直覺的要救下馬成榮，他迅速的從身旁死屍身上又撿了幾顆手榴彈，塞在懷裏喊了一聲：

『指導員！我上去了。』

就一直跑了上去，他只覺得火花在頭上一閃，『啪』『啪』『啪』『啪』一陣響，他已經撲在老馬跟前，老馬尖銳的喊叫：『別動！』

陳啓祥緊貼在雪地上，側過臉一看，馬成榮肩膀上棉襖都給血濕透了，血順着手腕流到機槍上，又順着機槍流到雪地上，可是手緊緊把着槍把子一動不動。陳啓祥看在眼裏，感動的說：『老馬——把槍交給我，你下去！』馬成榮在這危急關頭，看見陳啓祥奔跑了來，十分高興，掉轉頭親熱的笑了一下，又趕緊把頭貼到機槍上，一面發射一面說：『先不要動！』陳啓祥弓着身子，向前移動了兩尺遠，又覺得一陣子火花從脊背上空颼的穿過去，又是『啪』『啪』『啪』『啪』一陣響，——馬成榮跟陳啓祥相望了一下，——馬成榮一面瞄準射擊，一面說：『有炸彈嗎？』『有。』馬成榮還是忙著發射頭也不回的說：『有炸彈就好，小陳，咱們是八路軍，咱們人在槍在，你先救這挺槍要緊，把炸彈留給我，我掩護你。』陳啓祥奮不顧身，一心上來是爲了救馬成榮性命，馬成榮道話一提，在這緊急萬分的節骨眼上不但穩定了陳啓祥的緊張心情，同時也教育了他，他臉一紅，把手榴彈一顆顆拿出來，把蓋擰掉，放在馬成榮手邊。馬成榮囑咐他：

『敵人打槍，你趕緊爬下，不打了，就跑，這挺槍交給你啦！』

『你放心，我在槍一定在。』

馬成榮把機槍又掃了一陣交給陳啓祥，陳啓祥抱在懷裏就想起身。給馬成榮按着了：

『這樣就暴露了，你把槍順着身子，提着把手，拿大衣蓋了，再跑。』

馬成榮教陳啓祥，陳啓祥就照樣辦了，把槍緊貼在左側身上，爬起來就跑，沒幾步，敵人機槍就叫了，這一下他就知道馬成榮教的辦法的好處了，他把槍緊貼在身上，很靈便的，爬下順着斜坡滾了幾步，子彈一打過去，他又爬起來猛跑，——步槍子彈呼呼的在頭上穿，落在他的前後左右，他的大衣上三處着了火，他沒畏懼，他一心一意，——按着馬成榮的話，堅決把機槍帶回來。

敵人給陳啓祥突然上去突然下來，如入無人之境的勇敢所嚇倒，所迷惑，遲了半天才發喊一聲又衝鋒了。陳啓祥扭轉頭一看，吓着了。

眼看敵人衝上來了，——敵人在山坎下，馬成榮在山坎上，可是馬成榮緊緊伏在雪山坎上，一動不動；陳啓祥急得頭上直冒汗珠子，——他死了嗎？眼看就要到了呀！……陳啓祥第二次要上去，給指導員按着了。

敵人在雪窠裏爲首跑着的五六個離山坎眼看二十步遠了，突然一聲轟響，一陣黑烟，那幾個人倒下了。

陳啓祥這時也不顧隱蔽，翻身坐起來，張着嘴看，這時他暗暗佩服老戰士，在火線上鎮靜、勇敢，覺得自己太急，太慌張了。

第二下炸彈響了，一陣黑烟；第三下炸彈響了，又是一陣黑烟，……

指導員已經把散漫退却下來的戰士們組織起來，掌握在手裏。與第三聲炸彈同時，指導員喊了一聲：『衝呀！』——最後殲滅敵人呀！——自己首先衝上去了。部隊像攥緊的拳頭一樣一下子打過去，陳啓祥是跑在前面的第三個人，他箭一樣飛跑到馬成榮身邊就爬下來想救護馬成榮。馬成榮激怒的從雪地裏仰起上身，漲紅了臉，瞪着兩眼喝呼陳啓祥：『你上啊！你在這裏幹啥呀！……』陳啓祥拔起腳又往前衝，馬成榮還在背後喊：『你消滅幾個敵人呀！——你消滅幾個敵人呀！』部隊一下子衝上來，敵人慌亂了，來不及撤到雪溝工事裏，就在山坡雪地上就殲了。陳啓祥扔了兩顆手榴彈，衝進雪溝，看到一個敵人抱着一挺美國輕機槍順着溝跑，他就一面追一面把手榴彈高舉過頭頂大喊：『我揭蓋了！』『我拉絃了！』結果，那個中央軍就翻轉身撲通跪倒雪裏，把輕機槍高高舉起，交給陳啓祥了。

戰鬥結束以後，馬成榮、陳啓祥各記了兩大功。這時那兩個嘴尖說『來歷不明』的早就籍起嘴巴不作聲了。因為指導員在全體軍人大會上號召大家學習馬成榮和陳啓祥的時候，不但把陳啓祥講得來歷分明，還指出老戰士新戰士親密團結就能勝利，談到這裏，指導員引用了馬成榮那句話說：『同志們！……我們都是勞苦人，……我們的團結是血換來的，……』

一九四八，七，十二，哈爾濱。

回家

這件事情發生在一九四七年奔襲雙合堡的時候。

那時狂風整日整夜吹着，水就要結成冰了。夜裏，一片漆黑，突擊部隊挑小路，走的盡是些荒山野甸，上山，山枝子鈎衣服，下山，又有不少人落在泥溝子裏，路上岔路很多，拿白石灰粉在岔路上撒了一道綫，就沒人往那面走，可是前面走的快，後面跟着呼呼跑，差一步就要拉當子，趕不上，找不着隊伍。

戰士李廣和累得滿身是汗，心裏可高興，從昨天，班上同志就俏皮他：

『老李，這回你到家啦！』

他只含笑說：『幹革命，捨家不家的，隊伍上就是家。』

嘴上雖這樣辯說，可是心裏真盼望着回家。

李廣和自從解放過來以後，好像住了兩個世界，家裏妻兒老小更是一點音信也沒有了。乍解放，心裏很不是滋味，只想有一天抽冷子開小差，那時他有一種思想，覺得在國民黨那裏，拿人當牲口待，活受罪，共產黨解放了，就該讓我回家，做房樑子的木料做不了房樑，我原本不是個拿槍打仗的料子。那時他對於回家以後，赤手空拳，無依無靠還不是再落到國民黨手掌裏，送去當砲灰這種情況，

連想也不想，因為他想自己的小兒子金寶想得太厲害了，只想看一眼，就是死了也甘心。他常常約摸着小孩子長大了，只要一想，就瞧見那孩子朝着他笑，他就愈發傷心起來。解放後，他一看編成隊往北走，向壓隊的人問問：『到哪兒去？』說到後方去受訓，就弄得他一肚子悶氣，一邊走一邊心裏盤好譜，到後方得想法爭取機會上前綫，前綫離家總近點，跑也方便些。可是到後方去的路上，走了五六天，就有一件事情吸引了他注意，下晚，陽光燦爛，照着一片綠油油田地，他望見好多人，拿了繩子，木橛子，洋鎬，在地裏走來走去的忙着丈量，他向路旁一個老鄉問：

『修汽車路啊？——看那多好的莊稼都毀哪。』他搖頭，嘆着氣。

路旁那個老鄉看他穿的那身國民黨衣裳就說：

『你真頑固腦袋，當還是滿洲國時勢，這是給窮人分地呢。』

分地！——窮人能白白的分到地嗎！……

他心下有點懷疑，可是天天看人家這樣分着。

有一天，下雨，他們早早找個屯子宿營了，泥裏水裏走了一天，心裏沒好氣，他趁着左右無人的機會，就悄悄問那頭頂上盤個圓頭髮絡絡的房東老太太：

『要是一個窮賣菜的，下頓不接上頓，你老看，也能分上地嗎？』

那老大娘把手一拍，高聲說：『你瞧，——張家小鼓，是個窮賣菜的，不是分了地嗎！』

他一聽眼睛也活潑起來，心裏想：共產黨這件事辦得真是好，我家要是搬到解放區來就好了，可是他明白這是瞎想，瞎想不能解餓也不能解渴，家裏那個要稅的還不是要稅，抓丁的還不是抓丁，還

不是李崑山，皮二打腰，這一想他又洩氣了，兩眼又沒神了。

李廣和在補充團受訓兩個月，就自願上前綫了。

這時，他明白了些革命道理，不過，你有你的千條計，我有我的老主意，道理是道理，他無論站崗放哨，打野外，兩眼直勾勾，還是只管想他的小兒子金寶。

跟上隊伍打了兩次小仗，他也沒有開小差，你說沒機會嗎？也不全是，像那回打仗，他跟一班長去抓俘虜，荒草甸子裏，槍一揮，人一貓，要跑不也跑了，不過，這問題現在複雜起來了，——他自己心對心，口對口說：『等下一回吧，不能難爲班長，班長對咱好。』可下一回又想：『不能難爲指導員。』……有時，把槍抱在懷裏，捲起根黃烟吸，也想：回去也是窮苦，只有把革命鬧成功，大家都解放，——他希望有一天分到地，他就在家好好侍弄地，不出來了。經過幾次戰爭，在部隊上受了教育，他恨國民黨恨得更明確了，——他說他們是『官胡子』『是吃狗奶長大的』『我看有一天這些人得點天燈』，……

夏季作戰，到了離他家五十里的地方。那一夜，他轉磨轉了七八十來次，想走，又捨不得，他想來想去，心裏油煎的一樣，末了，跑到伙房，看伙房窗上閃着燈亮，就進去找着上士，上士正幫助炊事員在案板上切菜，他流下眼淚來，平常上士跟他感情頂好，上士是關裏來的老同志，這時就問他：

『有啥不痛快？』

他說：『沒啥，——就是捨不得你，……』

上士拉他到裏屋說：『老李，你心裏，我知道，——誰沒個掛心的人呢？老李，要不是國民黨打內仗，抗完日，我不是退伍軍人，回山東家，領導個生產啥的嗎！——現在我知道，壓迫人的階級不打倒，咱們沒飯吃，努力幹吧，老李，你打仗多打死一個，就能以早一天回家，別說你家在東北，我家在山東，也一樣，早晚是咱們的。』

從這以後，他真的改換了心計，他只要一想起小兒子朝他笑，他就瞄準器對準了準星尖，練習瞄準，準備多打死幾個敵人；作戰也勇敢了，雖不算連隊裏頂出色的，可是槍林彈雨下面，也闖進闖出，輕傷負過兩次——血浸浸流了下來，別人讓他上後方，他說：『冬天拔扎子，刮破不也是這樣？』

昨天夜晚出發，指導員在隊前動員，說是奔襲。

走上路，他一看三星，一對方向，他知道是朝自己家裏走，他就快樂起來。一路經過荒山野甸，別人怕扎脚他不怕扎脚，別人怕掉在泥溝裏他不怕掉在泥溝裏，遇前面有人拉當子，掉隊，他就在後面招呼：

『跟上——跟上，……』

『快點走，——快點走，……』

有個脾氣壞的，回過頭摔他一句：『你媳婦在門口等你啦！』

他不好意思的紅了臉說：『我是執行上級命令，怕敵人跑了。』

指導員正在一旁暗處走，聽見這對話，跑上來特別鼓勵了他兩句。

部隊迅速前進，天空原是一片漆黑，後來從東面天邊上露出一條紅綫，以後遲出的月光跟黎明的

光同時交流空中，不知不覺，就閃出朦朧的白色。李廣和的心，跟隨這發白了的天光，突突跳起來，混身一陣發冷。他展眼一看，但見大地上一片淡藍色冷霧，落了葉的樹林子空落落的，他立刻分辨出左前方的屯子叫陳家窪，離他住的雙合堡還有七里地，——可是，怎麼天亮了連雞都沒叫一聲呢？——一種不好的感覺來到心頭，他覺得這裏好像是一片死地，好像是連一個活人都沒有了，這種感覺，只佔了幾秒鐘，就一下子過去了，因為緊急情況，已經擺在眼前。前邊不遠的地方，響着卜卜的機槍聲，發紅光的曳光彈，像流星一樣一閃一閃的。李廣和發現連長跟指導員從他身邊往前跑，他也立刻跟着部隊呼呼往前跑。七里地一下子跑到了，他一看攻打的正是他家——雙合堡。他望見那土圍子，那砲樓，碉堡，鐵絲網，他就起了怒火，但馬上一想，自己的小兒子就在裏面，這時雙方機槍像潑水一樣來往射擊，這槍砲子彈打到裏面去，不會落在兒子的頭上嗎？他心裏這樣想，兩手却攔不住別人，隊伍一看見開火就發怒一樣衝上去，他突然發急起來，要打就快打快結束吧！恰好指導員這時從身邊過，就抓着他胳膊說：

「這回要瞧你的啦！」

「怎麼說？指導員。」

「這是你的家，也是你受委屈的地方，你人熟地熟，到家門口還能讓別人搶先嗎？」

李廣和一聽這話，決心就大了，向指導員多要求了幾顆手榴彈，說：「請好，瞧我打衝鋒吧！」

果然，衝上去的時候，打破鐵絲網，是他領先。從砲兵打開的缺口一下子衝進了雙合堡，也是他領先。雙合堡的街是東西街，他却穿小巷子，打破兩層障礙，一拐彎，抄到敵人主力碉堡後面去了，

他第三次打破鐵絲網的時候，左手上掛了花，直流血，戰鬪到了最後最激烈的時候了，又是他領頭先爬上去，往礮堡眼裏掣了幾顆手榴彈，把敵人兩挺機槍，整制得啞吧了。

在這一陣激烈戰鬪當中，他倒是什麼也沒想，這主力礮堡一解決，雖然周圍還響着槍聲，可是他朝四處一觀察，他的心事又湧上來了，原來從這裏往左手拐，過一條巷子就是他家，他就對戰鬪組長擺一擺手說：

『你從那面，我從這面，搜索，搜索。』

說完就端着槍往家跑，——這時心裏跟翻箱倒櫃一樣，陳穀爛芝麻，都發這一個時候一齊朝上翻，他無論颶風下雨，在這街上受過多少罪呀，單講那一天，太陽落山了，他賣完菜担個担兒從街上回來，剛到家門口，頂頭就碰上官胡子來抓兵，那當頭的上來，不分青紅皂白，一拳一脚就把他掀翻在地下，喝一聲：『細。』就細起來了，原來這人就是本街鄉紳，偽滿協和會長，國民黨警察所長李崑山的管家的皮二，李廣和是個直腸子，平常頂看不得這種拍馬溜鬚，吹鬍瞪眼的人，常說人窮窮個志氣，忍不住怒火，想爭吵起來，可是一想全家四口活命，都操在自己手心裏，也只好服軟，央求：

『老爺，——一家子四口，缺上頓，沒下頓，就靠我一個人，你不是不知道，按滿洲國規定也不能要獨子，高抬貴手吧！……』

『什麼滿洲國，獨子——委員長傳下命令，就要你們這號窮棒子！』

這時早驚動了院裏的人，媳婦正抱着金寶在燒火，沾着兩手灰跑出來，老母親也跑出來，頭上還

插着針綫，她們一看他被細被打，知道出了禍事，就哭着嚎着在這當街上，跪了一地，緊抓住不放，不准他走。

可是皮二還管這些嗎，幾鞭子呼呼的抽得金寶哇的一聲大哭起來，這一聲哭叫就像一把尖刀一下子扎在李廣和心上，他急得跳起脚喊：

『要人人在，你打孩子做什麼！』

那皮二冷笑一聲說：『這話有骨頭，那就乾脆點走吧！』就推搡着往巷外走。

可憐金寶他娘，才二十三歲，跟李廣和結婚四年，只生下一個金寶，眼看肚裏剛懷了第二胎，廣和一走，她們怎樣活得下去？她這時也無法想，只哭着跑回去，順炕頭撈了男人一雙鞋，一面追出巷口，央求：

『老爺！老爺！——叫他帶上雙鞋吧，老爺！』

這時李廣和嘆了口氣，扭轉身，就媳婦懷裏望了一眼金寶，金寶兩顆小眼滿含淚水望着他，他哭了，……

現在端了槍往家跑，不想還可，一想起來還忍不着五臟六肺都要爆炸似的，可是走到家門口，他楞住了，——他尋思：走錯了嗎？不會呀！家呢？……他又向四處觀察了一下，——一點都不錯，是這個地方。家門口的門可沒有了，進去一看，滿地長滿蒿草，給霜打得都發黑了，一垛山牆給雨淋得坍塌下來，窗戶上沒了木框，他大聲喊：

『金寶他娘！』『金寶他娘！』

沒人應聲。

這時，連四下裏的槍聲都沒有了，一片沉靜，只風吹得屋簷草唸唸響。

完了，他的心一下子冷下來了，他跳進屋，裏面也是坍塌的土堆，長滿青草，——這時李廣和瞪着兩眼站在那裏，他腦子裏又想起他的小兒子——朝他笑，朝他招手，……

不知不覺之間，一陣狂風，天空裏飄起頭場雪。

李廣和仰頭看看，把牙一咬，腳一蹶，轉過身，失魂少魄的往外走。遠遠街上有集合號聲，他正走着，突然一個人從背後跑來一把抓住了他。

他『呵』了一聲，猛回過頭去，原來是戰團組長。戰團組長在戰團緊張中，把李廣和家在雙合堡這件事情忘掉了，就半開玩笑說：

『你搜索到那兒去了？我當你貓在那家犯紀律去了呢！』見他未答應，組長認真的稱讚他『你這回作戰真有辦法。』他還是沒答應。

兩人肩並肩走着，組長見他一聲不響，看他一眼說：『怎麼，吓掉了魂哪？』這時，已經來到街上，滿天空白漫漫飛舞着雪花，寒風吹得透骨，街上擠擠碰碰來往着不少戰士，有的是通訊兵在收敵人電話綫，戰團兵忙着在收集勝利品，衛生隊在救護傷兵，大家都在寒風，冷雪下面走着，不過別人都是從外往裏冷，李廣和却是從心裏往外冷。

兩人踏着雪走了段路，突然看見迎面來了一個討飯的瞎眼老婆婆，披散着白髮，滿臉污泥，穿着破爛夾襖，一手拄了一根棒，一手探在前面摸着，急急忙忙在人羣中間擠來碰去，她不要飯，她却在

高聲怪叫：

『老總！——你們是哪裏來的呀？——你們是哪裏來的呀？』

隊伍上戰士正忙着，誰也沒注意這個討飯的，可是李廣和一聽這聲音，臉一下就白了，立刻跑了上去，叫了聲：

『媽！』

老婆婆看不見叫的人在哪裏，丟下棒子，只管伸出兩隻手在面前亂摸。

李廣和拉着母親的手說：『媽，——我在這裏。』老婆婆仔細摸着他的臉，才叫了聲：

『是廣和呀！』

她就一頭栽倒在地下，昏迷過去了。

戰團組長站在一旁，突然之間，看着這母子倆相會的慘狀，眼角已經冒出淚珠；這時就上去幫李廣和把母親抬了起來，沒走幾步正遇到連上衛生員帶着一副空担架匆匆走過來，組長就把他們攔着，把老婆婆放在担架上，抬起走。李廣和把身上棉軍衣扒下來蓋在母親身上，組長也把棉衣扒下來蓋在老婆婆腿上，他們就相跟着到了臨時綑紮所。

他們進綑紮所，正碰上指導員出綑紮所，指導員十分關心的問李廣和：

『怎麼，你負傷了嗎？』

李廣和仰起頭，他的兩眼充滿憂傷。戰團組長抬着担架幫他說：

『這是他的老母親。』

指導員這時猛想起李廣和的家在這裏，趕緊說：『快抬進來！』他自己也跟着回到裏面來。屋裏面有十來個傷號，等候着上藥，綳紮，大家聽說是家屬，都忍受着疼痛說：『先給老母親醫治吧！』經醫生注射了強心針，老婆婆漸漸甦醒轉來，一醒來就要廣和，——李廣和跪在床前，她摸着他的臉，她說：

『孩子，我對不住你，我沒保住你媳婦，……』

『媽，先不說那。』

『不，廣和，我要說，我說了你好記住，——你去了沒三個月，那些個官胡子又來了，硬說你打隊上開小差跑回家來，——說我們娘兒們把你窠藏起來哪，——把鍋盆碗灶砸得稀爛，後來，那狼心的狼啊，說交不出大人就把孩子帶走，我說廣和沒下落，就剩小寶是李家後一代了，……那鞭子，棒子像雨點一樣下呀！——我說我去，人家說要你這老棺材瓤子幹什麼，末了，實在沒法哪，媳婦站出來說：『娘！我去吧！小寶往後靠你老……』我怎看得她走，她哭得淚人一樣，他們死拉活拉把她拉走，媳婦臨走回過頭跟我說：『你老告訴他，我活著是他的人，……』家給區長勸了，把我攆出來，——後來有人說那時候你在隊上，你沒開小差，……』

這段話說得指導員在一旁忍不住他的憤怒，鼓起兩眼。李廣和記起來，他被抓走的時候，媳婦剛懷下第二個孩子，沒好營養，臉黃歪歪的，穿着件破短襖，現在她好像就立在眼前望着他一樣。這時，他看全班同志得到消息都來看望，他紅着兩眼站起來問：

『媽——孩子還有嗎？』

老婆婆說：『跟我走。』就掙扎起來。

全體戰士跟了李廣和扶擁着老婆婆出來，在雪地里走了一段路，走到一處破廟後面找到一間小棚，在裏面找到一堆草，在草裏面翻出睡熱了的金寶。李廣和把孩子抱起來，指導員把棉衣給包裹了，——李廣和看到孩子，就像看到孩子的娘一樣，心裏有幾句話想說，眼淚忽的一下流了下來。

這時外面一片人聲嘈雜，他們出來一看，地上撒了一地大豆高粱，一批批穿得襤褸不堪的老鄉們，從東往西的肩頭上扛着糧袋，從西往東的挾着空口袋，都急急忙忙，嚷着叫着。這些人是到東頭去分糧，原來這一帶老百姓，還沒到冬天就連糠也吃不上了。國民黨早把家家戶戶糧食搜劫了來，像山一樣堆在東頭偽滿倉庫裏。天空上雖然緊緊狂吹着北風，飛舞着雪花，整個雙合堡却像死人復活，又忽然的活躍起來了。順着街，到處一片喊聲，一片笑聲，……指導員帶着李廣和抱了兒子，戰士們扶了老婆婆，從人堆裏擠出一條路，回到連部宿營地來。李廣和母子團聚這件事情，立刻到處傳播開哪，周圍二三十里小屯子裏，都在紛紛議論：『要不是八路來，那奶奶跟孫子也過不了這個冬天。』『可是廣和要不參加八路，這冤仇永遠也不得報啊！』……

老婆婆在連上訴了幾天幾夜苦也訴不完，年老眼瞎，究竟不能總是在連上住，再說連隊遲早要開拔。

第三天，民主區政府把兩間官房子，指定給李廣和安家。

安家這天十分熱鬧，區政府發了救濟糧，全連戰士在連長，指導員指揮下進進出出，砍柴的砍柴，担水的担水，燒火的燒火，煮飯的煮飯，立刻把兩間房子弄得暖騰騰，鬧攘攘的。李廣和這幾天

心情變化很大，時常想起金寶他媽，——不知下落？不知死活？一個人在灶火前低頭燒火時哭了兩回。現在，眼看著裏裏外外，全連同志，你來我往，街坊鄰居，有跑五六里地，來看李廣和安家的，也是出來進去滿面堆笑，他的心自然暖和起來了，心想：無論在哪裏，自己也沒像今天這樣，被人這樣尊重過，於是幾天以來嘴上一次帶了笑容。他們正忙得熱鬧的時候，忽然聽見遠遠吹着唢呐，敲着鑼鼓朝這裏來了，李廣和走出來看，只見遠遠一羣人走近來，才知道原是區長親自帶領着一班吹鼓手，來給他掛軍屬光榮牌來了，牌上寫着他的名子，還拿綵紬繫了兩個綉球穗子結在牌上，李廣和這時像是一瓶熱酒喝下肚，不知怎樣是好。

區長是個二十幾歲和和氣氣的人，親手把牌子給釘在門楣上面，然後走進來問：

「哪一個是家主啊？」

李廣和向前走了一步，向區長敬禮。

區長慶賀他說：

「農會組織起來，再討論分地給你，區政府先派人輪流來給老太太挑水燒飯。」

李廣和站在那裏，兩手只管在膝蓋旁抓着褲子，却說不出話，他在想：——這是做夢嗎？在江北的時候，一路看到要分地，分地，那時還問過人家：「窮寶貴的也分得到地嗎？」沒想到，這一天也落到自己的頭上來了，……他歡喜得笑着臉迎進區長，又笑着臉送走區長。天快黑了，金寶坐在炕上吃戰士們給他燒的土豆子，一羣戰士圍着他玩耍，這時，街坊四鄰，也都道完喜，各自回家去忙着燒下晚飯去了，老太太穿着從李崑山家分來的古式青緞棉襖，坐在熱炕頭上，聽着裏裏外外一片歡笑聲。

音，心裏一難過就對李廣和說：

「廣和，什麼都好，就是不知媳婦在哪受罪呢！……」說着又掛下眼淚。

李廣和一皺眉頭說：「媽，別提這事吧。」實際他心裏正刀扎一樣難受。

指導員一看這情況，就走上去安慰着說：

「老大娘，你別憂心，我們已經請示了營部，決定把李廣和留下照看你了。」

李廣和一聽這話，臉一紅，忽然兩道濃眉往上一豎，撥轉身對指導員說：

「指導員，——你說的這是啥話？你看我這筆賬就算算完了嗎！？」

指導員勸說了兩三次，李廣和堅決的，一夜也不肯留在家裏。他臨走又把金寶抱了抱，在金寶臉上緊緊的親了親，就跟同志們一道回連隊宿營地去了。誰知半夜來了任務，天似明未明，雪還紛紛的下着，部隊在雪地上踩出一片噦噦噦噦的聲響，雙合堡的老鄉們還在熱炕上睡覺，隊伍却冒着大雪寒天出發往瀋陽那個方向去了。李廣和經過這次事情，不常說笑，也不常抱着根小烟袋蹲在灶坑前想心思了，當他跟隨隊伍走出雙合堡東門，往南拐的時候，他最後回過頭來看了一眼，雙合堡街上，幾處房頂冒出一捲一捲淡青的烟，雞聲也在這時從雙合堡街上傳來，隊伍就一刻不停的向南開去了，……

七月十日。

紅旗

在火線上，發動總攻那天崩地裂的一剎那，我看見一個戰士高舉着紅旗向前奔跑。紅旗迎風飄展，鮮明耀目。紅旗是我們無數英雄的血所創造出來的，它象徵着奔騰的熱血，無上的榮譽，以及新中國的光明，紅旗到那裏，勝利就到那裏。

一夜探

在錦州進行攻堅戰的時候，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敵人按着軍事常識，估計我們絕不會從南面——女兒河至小凌河五里平灘上進攻，因為那裏地勢平坦，加上他們的三層火網，絕不會讓一個人從那裏通過。可是我們戰士在地底下工作了整兩夜了。突環連的戰士陳和頭一個聽到面前有流水的聲音，他立刻把鐵鍬一丟，伸出頭望了一眼說：

『到了，到了，——小凌河挖到了。』

現在只隔一條河，——明天，只等總攻信號一響，就接敵人一個措手不及，啊哈！……幾個戰士揩把汗水，伸出頭去。可是這一看不要緊，戰士們興奮的情緒，馬上降落到冰點以下去了。這為什麼呢？因為小凌河不像女兒河那樣平靜，河床足有四百米達寬，它不規則的到處奔流，好幾道激流閃着

月光，白茫茫一片，那裏深那裏淺，誰也不摸頭。五里開闊地好容易通過，可是明天發起衝鋒的時候，就得涉渡這條不知深淺的河流，敵人只要有十幾挺機槍死封着河面，那就誰也不要想活着過到河那面去，死——誰還怕嗎？問題是任務怎樣完成。

看大家在發楞，指導員立刻感到不對頭，趕緊推開別人，走到前面去看。

敵人在城牆上打起三顆照明彈，就像三盞銀燈高懸空中，把小凌河照得如同白晝，砲彈嘖嘖——嘖嘖落在河裏，打起幾尺高水花。

「怎麼辦？」指導員自己問自己。新情況產生了新問題，你不能解決這問題，衝鋒就會乾脆失敗。好，自己這個突擊連，那裏有突不破的難關，路，靠勇敢也總衝得出一條呀，可是想一想，大兵團作戰，一面打不好就可能面面打不好。指導員隨着看了十幾分鐘，……忽然撥刺一下扭轉身，戰士們都舉眼望他，他却抓着一個個看，末了找到了孫本基。他和孫本基附耳談了一陣，兩眼可借着月光瞧孫本基面上有沒有疑難顏色，他的心跳起來了，孫本基却說：「好，指導員，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事，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是林總計劃完成完不成的事。」指導員心放下來，點了點頭，孫本基就站起來跟他往前面走。戰士們跟在後面，看指導員到底怎麼辦？

我們不要忘記，這時間是十三日午夜以後，海風吹來，據說小凌河在這種時候是冷透骨的，孫本基却把褲子脫下來。這時，飛機在左面投了兩顆炸彈之後，又恰恰轉到頭上來，死盯着不走，照明彈湊熱鬧，趕緊打亮起來。孫本基爬出溝道，到了沒一點隱蔽的露天之下去了。戰士們張大眼睛，看着他爬進了小凌河。大家看指導員，指導員瞪着眼往前看，照明彈却熄了，前面什麼也看不見。

炸彈嘯嘯的落下來，把水濺到溝道這邊來，指導員臉上全是水，一動不動。

河裏面很久沒一點聲響，然後，模模糊糊，有個人影在搖擺，在努力盪水，水響，人在前進，戰士們歡喜得幾乎喊叫起來。突然一陣冷風，敵人機槍擦着河面飛，子彈噼噼到水裏面去，噹咚一聲響之後，水上完全寂靜了。

時間過得太慢了呀！指導員把手攔在溝邊軟土上，把頭攔在手上。圍着他的戰士們完全絕望了。他們很明白，那噹咚一聲響，是自己人給敵人機槍打倒在水裏，沒問題，孫本基一定很勇敢，可是結束了，血流在河水裏了。有一個戰士就悄悄說：『指導員，你放心，拚也拚過去，剩下我一個人，扒也扒上城，把旗子插上去。』指導員很歡喜這個戰士，可是他知道：他們都絕望了，都相信這一個計劃失敗了。不過『問題沒有解決』。飛機跑到錦州北面去扔炸彈，我們的砲兵忽然向城裏擡了幾砲，火光立刻像蠟燭一樣在夜空下閃動。這邊，小凌河的對岸，響了幾聲自動步槍，以後又沒聲音了。忽然指導員抬起頭，張大眼睛，他敏銳的聽到一種聲音，原來他眼力看不見以後，就把頭俯在手上靜靜的聽，這時便失聲叫起來：『水響！』別人不相信，以為他聽差了。指導員一翻身跳出溝道，像一隻竭虎一樣快的往前爬，他在河邊迎上孫本基，孫本基水淋淋的，冷得牙齒噠噠響，指導員把棉衣脫下來給他披上，一齊來到溝道裏。戰士們一個個傳開去，一下子從溝道兩頭擁上來。孫本基坐在地下用乾衣服擦身子，一面向指導員報告：『我來回來去踩了三條路，插了樹枝作路標，順着我插的路標走保險沒問題，水頂深到腿肚，要不順路標走，水能淹到腰眼，……』實際比話更動人，孫本基在炸彈、機槍、自動步槍射擊下，來回走了六趟，竟安然無事，戰士們就會想：我只在衝鋒時走一趟，一定更

沒問題了。

指導員故意把聲音提高，好讓大家聽見：

『怎麼，這河裏也能找出三條路嗎？』

『是，找出三條路。』

指導員於是快樂的說：『同志們！聽見沒有！這不是河，這是衝鋒的道路。』

戰士陳和站在指導員旁邊，他問孫本基：『冷不冷？』孫本基說：『不冷！屁股上凍了一個窟窿呢。』於是在這總攻前夜，在這潮濕的地底下，我又聽見戰士們輕輕的笑聲。這種笑聲我們在火綫上常常聽見，我每次聽見都這樣想：能在火綫上這樣笑的人，一定是能打勝仗的人。

二 第二面紅旗

有一個戰士，在總攻之前，冷靜的下了決心：『決定東北一戰，這面紅旗是我的。』

他叫林鳴和，兩年前還是松花江北一個貧農，他在東北局勢最艱難的四六年冬季，從他那四壁結霜的草屋裏走到部隊上來。我對於那時參軍的人有一種私心的好感，第一，我認為他是在革命最困難之際，拿自己力量來支持革命的，第二，我們雖然不在一齊，可總算共同嚐受過零下四十度那滋味。四七年是林鳴和跟隨部隊頻繁作戰的一年。今年春天，他是全連訴苦典型，後來他堅決要求組織吸收他成爲一個共產黨員。這次，他下決心時，不知道有沒有把那些爬冰臥雪，冒死求生情景回想一下。他的指導員，一位跟黃克誠同志第三師出關來的蘇北人，跟我說到林鳴和時却說：『這決定東北全局

一戰是光榮的。」指導員那時把紅旗交給了林鳴和。

我的觀察位置選擇在突擊部隊後面，我的左右兩側是砲兵陣地，我已經無數次感受過砲兵摧毀敵陣的快樂了。特別是去年夏天攻四平，百門巨砲齊鳴，暴風雨似的一片響，脚下的土地都在打顫。不過，這回情況並不相同。「總攻時間以霧消滅為標準」，海霧像白色蒸氣逐漸沖淡，我兩眼盯着前方，我知道，決定的時間快降臨了。這時戰地上沉默、緊張，令人喘不過氣。可是砲兵的暴風雨換了新方式，兩面砲兵陣地上一齊傳來口令聲音，隨後砲兵表現了超凡的技術，只在開始試射五分鐘內，有三顆砲彈同時打在敵人主陣地碉堡上，一團黑煙很久不散。這還是砲兵試射時間，還沒有發起步兵衝鋒信號。團長通過地底下的電話綫緊緊掌握前面突擊連：「不要過早暴露呀！不要過早暴露呀！」可是突然之間，前面有什麼亮了一下，閃了我的眼睛，我看見一面紅旗展開來，在迎風飄蕩、飄蕩，：啊，步兵攻擊了。指揮員趕緊搖電話給砲兵，砲兵還沒過癮，但是趕緊轉向城裏延伸放射。

過小凌河了，戰士們緊跟在紅旗後面，如同走平地一樣，在河裏激起一團一團白色浪花，一直前進。

敵人給這突然出現小凌河上的紅旗嚇壞了，拚命對它發砲，砲彈紛紛在林鳴和左右落下。一陣黑煙，——紅旗不見了，我急得不能呼吸，煙散了，——紅旗在飄飄的不停前進。敵人兩架銀白色戰機飛來，一昂頭就鑽下來，掃射。可是任何火力也打不倒紅旗，紅旗一轉眼到了城脚下，爬上城了。戰士們跟在後面，往上爬，往剛才砲兵打開的缺口上爬，紅旗升到城上了。這時我的心跳得極快，現在已不是由於緊張而是由於快樂。我看見林鳴和插開兩腿，挺起胸脯，站在城牆上，高舉起紅旗，左右搖擺了六七次，在火綫上立刻爆發了一種勝利的歡悅，所有的人都朝紅旗那裏奔跑。林鳴和把紅旗

捆在城頭，但是林鳴和倒下了。當林鳴和站着，一個戰士說：『你負傷了。』他回過頭說：『沒有，沒有。』『我看見冒烟呢！』他低下頭，突然血從傷口噴出來，他頭朝敵人撲在紅旗下面。子彈打入肺部，又從背後穿出來，據說凡是子彈打進肺，常常是不痛，可是，立刻就死了。

當我到他們連裏去的時候，胸上掛英雄獎章的連長，很久對我解釋為什麼這一次沒有等信號就發勳銜錄，他說：

『我們情願給自己砲彈打死，也不願給敵人砲彈打死。』他爲他這個連隊的高漲士氣而微笑。

我問到林鳴和，指導員很傷心的望了望我，繼續埋頭寫他的傷亡統計表。

我希望讓他興奮一下，我講：『這是第一面紅旗呀。』

指導員說：『不，對這一戰來說是第一面，對我們連來說是第二面，第一面是去年冬季打彰武，頭一個上城是林鳴和兄弟林慶和，他當時也很英勇的犧牲了。』

我忽然想起，四六年冬季，我在松花江邊住過無數低小寒冷的農民草房。這一雙農民兄弟正是從那裏出來，帶着過去的痛苦、眼淚，一心革命，身經百戰，在這決定東北一戰裏，爲了換取人民的幸福，不惜犧牲了自己。我永遠記得，我們勝利的光輝，正是在那紅旗搖擺時，驟然射來的。

三 無線電話機旁

戰鬥到了自熱化程度了。營長陳世貴把營的指揮位置，移進到五分鐘前奪取過來的一所房子裏。他是一個高大，年青，面孔英俊的人。他帶着很滿意的心情，彎着腰，從他的砲兵陣地，經過一

段火力封鎖地區，跑進屋來。他在計算着他所掌握的火力，他把砲分佈在指定地點了，把重機槍安置在離敵人一百五十米遠的地方，再加上附屬尖刀連的重機槍，還有尖刀排，尖刀班的輕機槍，……他一面走，一面動着手指仔細計算，他反覆慎重考慮——這樣組織火力是不是正確呢？……半年以前，他在作戰時簡直怕團上附屬砲兵給他，那時他始終弄不清應該把砲放在那裏使用好，還老得擔心別在敵人反衝鋒時失落。可是過去令人頭痛的事，現在他却應付裕如的佈署了，而且已經具體區分了步砲兵任務，聯絡訊號，以及統一的時間。現在只等那由他親自規定的時間到來，就在他指揮下，一陣砲彈、槍彈，把敵人趕進火焰山裏，而後這攻擊兩次未能奏效的核心工事，就會被他摧毀，佔領。剛才這段路上，左右落了三顆砲彈；彈片打在牆上，土塊崩到臉上，很疼，但是他很高興，「讓他打吧，回頭一下手就……」他鑽進房子。這房頂給火燒去一角，陽光把滿屋煙塵照得像一鍋漿糊似的半透明。他立刻吩咐電話兵，把無線電話架起來。他自己走到窗前看了一陣，——前面槍聲變成一片，砲彈還不停的落在附近，看樣子敵人還要來一次絕望掙扎，他望了一下手錶，他咬着牙，決心讓敵人連這一次掙扎也不能實現。

電話兵迅速把細細的天綫竿子豎立起來，差不多頂到屋頂了，把耳機掛在耳上，撥過頭問：「叫那裏？」

『要五小隊（尖刀連代號）。』

電話兵一隻手在對着波長，距離，——以後就喊開了：『五小隊——五小隊——五小隊——五小隊——五小隊——』

營長的小通訊員金星，才十七歲，矮個子，圓眼睛，塌鼻梁，老是愛笑，軍衣在他身上顯得過分寬大，手裏抓着不久以前繳來的一隻卡賓槍。他突然跑到營長身旁，嚴厲的喊：「蹲下！蹲下！」

「哇」一聲，全屋都震動了一下，金星一把把營長按倒，砲彈碎片剛剛把營長帽子打在空中，碎了。營長笑了笑，罵聲「媽個×！」，彎腰離開窗口，他怕他的通訊員再麻煩他，就老老實實，蹲到無線電話機旁邊去。——五小隊叫通了，電話兵把耳機子遞給營長。營長問了情況，他的最後決心下了，又一次看了看手錶，這次看得迅速，眼珠只動了一下，就嚴肅的皺起眉，全身伏在無線電話機上用力的講話：「同志！——告訴大家，決定的時間就要到了，——不要怕敵人的砲，挺住啊！……你們聽我們的砲就要響了，你們應該，……」這時，金星蹲在他的背後，瞪着孩子氣的兩眼，不只眼睛，他的五官都集中注意周圍會發生什麼事情。正當營長講：「我們的砲就要響了，你們應該……」這句話時，突然金星聽到一種聲音，這是重迫擊砲彈的聲音，可是並不是從頭上飛過的嗡嗡聲音，而是一直向頭上落下來可怕的聲音。金星知道營長的命令正下達到最重要關頭，營長死也不會在這一刻放下耳機，躲躲砲彈，相反，如果你拉他一把他也會凶你一陣。可是可怕的聲音來得這樣快，不容金星再想什麼辦法，於是他的身子猛一下躍起，張開兩手，撲到營長身上，像鷹一樣攤開翅膀，把營長壓在他的身子下面，就這一瞬間，砲彈落在屋的一角，滿屋充滿黑烟，火藥味塞人鼻孔，窗口附近兩個戰士倒下就沒有再動彈。營長却無論這震動多麼大，兩手只管緊緊按着耳機子，在金星的身子下面，一刻未停的大聲對無線電話受音器下達命令：「你們應該立刻趁敵人砲火被制壓時，拿一個排從敵人左側方猛插進去，要猛，要堅決，好，還有一分鐘，我們的砲開始響了。」這時營長推推金星，金星軟軟

的兩手垂在營長兩肩，只一滑，像條魚滾倒在地下。營長臉色變得蒼白，立刻抱着金星，把他的頭放在自己懷裏。他發現金星負了重傷，兩面肩膀，都給砲彈皮撕得稀爛，鮮血一滴接一滴淌下來。營長明白，如果沒有這兩面肩膀，那麼砲彈皮就會老老實實鑽到營長自己腦袋裏去，那麼，指揮就完了，攻擊就全破產了。金星慢慢張開眼說：『營長……你應該換一個陣地，這裏暴露……』營長想堅決搖頭，但看見金星孩子氣的兩眼時，他沒有那樣做。這時，突然一聲緊接着一聲，我們的砲彈，從屋頂上空排着空氣嗡嗡打過去，打向敵人陣地，一顆接着一顆爆炸，聲浪氣浪像海嘯一樣狂盪着。營長立刻把金星放下，金星明朗的兩眼追隨着營長，營長又伏身到無線電話機上，用盡平生力量在快樂的喊叫：『五小隊！五小隊！聽見沒有，夥計！幹呀！狠狠幹呀！……』

四 地板

我得預先聲明，這種冒險的事情，只有在小部隊獨立執行分割任務時，才會有的，指導員和他的全連失掉了聯絡。因為戰事發展太猛太快，指導員去偵察情況，一轉眼，部隊就不見了。天漆黑，看不見人，——那裏有槍聲到那裏去嗎？這裏已經分不清戰綫，四周圍都有火光，都有槍聲。不過，指導員——連隊黨的領導人，無論如何，不能在部隊起作用的時刻，離開部隊。他左面小口袋裏，和英雄獎章一齊還放着五個戰士的『入黨志願書』，他正要在一戰中考察這五個戰士的行爲。他一下想起這一切，他就掐着他的剝壳槍，向原來預定前進方向追趕。他摸進一座地堡，——他想喊：『同志們，你們在這裏。』可是對面朝他打了一槍，他在火光中隱約看清是四五個敵人，他立刻冷靜的有信

心的把要說的話改變過來：『繳槍吧！』對面又是一槍，他立刻還槍，聽到有人撲通倒下，趁一陣混亂，他扭轉身跑出地堡，輕輕罵：『媽的！這個方向摸錯了！』他還是急着找隊伍，因為從時間上估計，他相信部隊絕對不會走遠，其實部隊早已拋開敵人正面阻擊，而鑽隙迂迴到敵人後面，正在所向披靡，鋒利前進。他選擇了另一個方向，跑進一幢樓房，這是一間黑漆漆的房子，只在砲火一閃時，才隱約看到一圈人，他叫：

『同志們！你們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沒動。』

『啊！……』他已經擠進人羣，一下楞着了，原來有蠟燭點在鋼盔裏，在那微弱的光圈裏一圈大沿帽子上晃着國民黨大帽花，——又是敵人，敵人軍官，看樣子是敵人指揮陣地，可是他退不出去了。爲什麼敵人會跟他答話呢？他却驚訝着了，瞪大眼睛，莫明其妙，等自己低下頭，一看這保護色的衣服，他才明白，原來因爲冷，他從地下撿了一件美國加克套在身上，敵人錯把他當作自己人了。於是他機智的改變了計劃，悄悄轉過身，把剝壳槍塞到加克裏面，他避開燈影，轉到黑暗的角落裏。這時周圍槍砲聲密極了。他冷靜判斷：部隊可能在這附近，不過他自己是陷在敵人圈子裏了。他立刻把希望寄托在連長，連長也是戰鬪英雄，會領導得好，而且那五個戰士的行爲也可以問他，——反正，不久就會會合。他決心留下來，留在這個敵人指揮所裏，可以給部隊起些配合作用，當然這是危險的，他輕輕撬開一塊地板，於是鑽身到地板下去了。

地板下陰濕、黑暗。他喘了口氣，先把口袋裏的文件（一份連隊支部工作總結，一份勳員令）撕

毀了，埋在拿指甲挖開的濕土裏。可是他摸到五個戰士的『入黨志願書』時，他沒撕，他決定留到最後一刻。他把笨重的剝壳槍套丟了，數一數子彈，還有六顆，遇有萬一，『誓死不給抓活的！』最後一顆是自己的，——還剩下五顆。可是很奇怪，部隊並不如預料那樣很快就來了，時間有如蝸牛爬在荊棘上，很費力，很慢。他聽見地板上不斷有人走來走去。他的心隨着時間向下沉落，他漸漸向壞的方面着想，連隊能夠沒有了嗎？主力能放棄這個方面嗎？因為不久以前激烈的槍砲聲，一下都停止了，（十四日晚確實有幾小時停頓，當時我還以為解決戰鬪了呢！）約深夜兩三點鐘，他聽見一個人的脚步，哆哆嗦嗦的專在他頭頂地板上轉來轉去，他警覺的把槍舉起來，他知道最後的時間快到了。有一回，那脚步重重在他頭上踐着，地板只要一掀開，就完了。他把槍口對準自己的太陽穴，但一轉念，不對，他把槍對準了地板。以後，他聽到有士兵報告、敬禮，頭上的脚步停止，那人粗暴的喊叫着。他高興了，這一定是一個指揮官。指導員的一縷希望又來了，好像地板下忽然發了光，他笑了。他計劃把敵人這一個指揮官打死來配合部隊作戰，這時『最後自己打死自己』的念頭，只是輕輕想了一下，他發現現在不是想念個人生死的時候，而是如何作戰，作戰唯一的目的是乾淨消滅敵人。他又想到自己連隊，他們會發覺指導員失了聯絡，他們當然不可能專門來尋找他，可是一定會更無情的咬着牙，多消滅一些敵人，……可是正想的時候，突然一種奇怪的聲音驚醒了他，他一下子就清醒過來了。他聽見——槍聲，在很久沉寂之後，突然響起來，而且很快的愈響愈近，看樣子，作戰目標是這座房子。『自己人也許不知道這是敵人核心陣地指揮機關！』他堅決的認為，自己人應該先用砲把敵人首腦部打亂，而他忘記那樣一來砲彈就會打到自己頭上。砲果然響了，聲浪像海水一樣怒吼，不

過都在這房子四周，這房子一時之間就像小船在怒海狂濤中盪來撞去，不久，他聽見吶喊聲音，啊，自己人，是自己人。地板上腳步聲亂成一片，轉來轉去，——啊，敵人在掙扎，在防禦。他把地板推開，一躍身跳到上面來，『啪』一聲，他把那個面朝著窗背朝裏的敵指揮官一槍打死了。敵人回頭一看，潰亂了，紛紛往窗外跳，——屋裏空了，只有那頂美國鋼盔裏點着半截蠟燭，發着微光，……

突然由門口跳進一個人，不容分說就把他的剝壳槍奪過去了，還把槍對準了他的胸口。指導員只是笑，他慢慢把美國加克脫去擲在脚下。對面這人立刻驚呼起來：『啊！是你呀，馬成光，你們連隊在這裏，他們在找你！』指導員一聽就往門外跑，迎面撲進幾個人，指導員看見五個交『入黨志願書』戰士中的四個戰士，他問那一個呢？他們說他完成了艱鉅任務以後，他英勇犧牲了。

五 為了勝利

有一個連在中央銀行附近作戰，正在決定勝負關鍵上，遭受了敵坦克車隊的突然襲擊。因為是一條狹巷，坦克只能一條綫的衝過來，呼呼吼叫着，靈輪在爆炸得不平的路上碾得刷刷響，坦克昂着頭，像野蠻的猛獸一樣直衝直撞。我們的戰防砲還在後面，連長叫副連長向營裏去聯絡砲兵，已經來不及。因為戰事發展順利，這個連又是突擊連，沒有準備火油瓶子，唯一能對付坦克的手榴彈也打光了。這真是千鈞一髮的時候了，因為這是核心陣地最主要的決戰，如果『失敗』，那就影響整個戰綫。可是我們戰士的腦子裏是絕對不能忍受『失敗』這種念頭的，於是一部分戰士，也不等指揮，就

誓不顧身，舉起槍，一直向坦克衝去，那就是說寧可拿血肉之軀擋着坦克，也不能退却。

『喂——喂，衝呀！衝呀！』

他們熱情呼喚着往上撲，可是帶頭的坦克上冒出火花，開機槍了。流血了，鮮紅的血流在地上，給陽光照着，衝鋒的戰士紛紛倒下，有的把手一揚歪下去，有的給蠶輪碾倒，坦克仍然衝進。

這時有一個戰士，個子不高，叫陳德，不知從那裏找來一根爆破筒，灰綠色的細長細長的竹竿似的爆破筒。他是那樣勇敢，那樣靈活，他不是從正面，他彎着腰繞到坦克的側面，——坦克以極大速度衝進。陳德十分清醒，他們只有這一根爆破筒，如果這根爆破筒也不能停止坦克，那麼乾脆一句話，那就全完了，陣地失陷，全連也就毀滅了。因此，他離坦克愈近，他兩手抓得愈緊。他離坦克還有十幾步，坦克上的機槍射手發現側面有人襲擊，立刻兇狠的掉轉機槍，可是陳德拚命加快速度，像一陣風一樣撲向坦克。他沒有放鬆爆破筒，他緊緊抱着爆破筒滾身到坦克前面的蠶輪下面去了。蠶輪還在旋動，就在這一瞬間，他拉了導火鎖。轟然一陣火光，一陣濃烟，陳德和爆破筒一齊同歸於盡，爆炸開來了。濃烟烈火像一陣暴風驟然震動開來，坦克頭一歪，不動彈了。後面的坦克都擁塞上來，火，從第一輛坦克向第二輛坦克撲去，汽油向空中拉開一面黑旗一樣，冒着黑烟。敵人從坦克塔裏向外跳，最後一輛坦克很想扭轉身，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我們的連隊在連長指導員親身率領下，高聲喊着嚇人的聲音，立刻發動猛烈的衝鋒了。

六 鋼鐵的意志

團政治委員于緯，爲了團担任主攻，已經快樂了幾日夜。在發動總攻之前，他匆匆在日記上寫：『十月十四日，在火綫臨時指揮所。我國即將發起總攻，堅決爲了最後消滅東北蔣匪而戰，爲了革命勝利而戰。』

這就是他作戰的情感。他常常寫，可是他覺得這一次不同，這一次是站在歷史的門坎上，一個人一生作戰，這樣由自己英勇努力而決定全局的戰爭，却不會有幾次的。

突擊連打開突破口，那一面令人看一眼，就滿腔熱血立刻沸騰的紅旗，已插上突破口。部隊像流水一樣，不顧敵人側射火力，蜂湧前進，都想早一刻跑進城去，於是湧塞了突破口。副團長在前頭帶突擊部隊先進去了。敵人拚命想延長自己的生命，把創口堵住，於是組織砲火反擊。恰恰在這時，一顆砲彈落在政治委員與團長的附近，轟然一聲，團長倒下去呻吟了一下，立刻被人們抬下去了。這時，全團的命運，就都在政委身上扛起來了。于緯趕緊跑到被擁塞的突破口那裏去指揮部隊，每次作戰，在關頭上都聽見政委熱情而嘹亮的聲音，現在他一喊叫，戰士們立刻興奮而又清醒，迅速的從突破口插進去。這時，于緯插着手站在突破口附近，望着戰士們從他面前走過，砲彈還在前後左右的紛紛落下，每顆砲彈一炸開來，立刻就分成無數刀刃形破片，帶着嗡嗡聲，可怕的向山下飛去，恰恰有這樣一塊熾熱的破片，一下子打上政治委員的胸膛，鮮紅的血液，從衣襟上流下來，他的警衛員趕緊掏救急包，政治委員可是一點也沒動，他的臉望着他的部隊，只說了一句：『我不要緊，讓隊伍先進去。』

政治委員剛剛二十五歲，他原來是個知識份子，民族戰爭開始那一年，他『爲了祖國』參加作戰，從此以後，身經百戰，把他鍊成一個沉着勇敢而又頭腦新穎的軍事幹部。他是全師最年輕的一個

團級幹部，當師首長們在一齊，也都承認他是最有希望的一個幹部。兩年前在那天和地都白茫茫一片的松花江南岸作戰時，他還是師的組織科長，他和一個營長（現在的團長）執行一次單獨作戰任務時，表現了卓絕的政治堅定性。他們被敵人包圍，在風攪雪雪攪風的雪地里，艱苦作戰，一日夜不吃飯，不睡覺，最後，以他的英勇機智，還在火線上進行政治攻勢，迫令敵人一個營全部投降了。可是他從那次患了嚴重的氣管支炎，天一冷就咳嗽，他從未對旁人講，只是不知從那裏找了一塊破鬼皮纏在脖子上。不過只要談起那次作戰，政委和團長都會興奮起來，因為好幾個心愛的戰士犧牲在那次風雪之下了。現在在南滿作戰了，深秋，樹葉還沒落盡，當政治委員跟隨部隊進城，在剛剛奪佔的坑道裏，隱見一處淚水，水上浮着一灘血和落葉，他忽然想起了北滿的嚴寒，於是有一種思想升上腦際，『今天，我們在勝利中前進，決定全東北人民的幸福。』可是他搖了搖頭，他心裏說：『應該這樣講。』在天下江南那最艱苦的時候，毛主席所說『天空中似乎是黑暗的時候』，就決定了勝利的前途，就是那個戰士飲彈倒在雪裏時，那個戰士叫什麼？——他一下子却想不起來，他努力在想，……

這時激烈的縱深戰團正在順利進行。按照總部的作戰計劃，他們拋開正面敵人，向南，然後向東，然後再折回來向北，這樣去分割敵人，——就像切豆腐，先把這一大塊切下來，然後再切碎，用部隊的習慣語叫『吃掉它』。政治委員一面走，一面想：『是的，堅決抓住敵人吃掉它。』突擊營在一個建築極其堅固的敵人倉庫周圍停滯住了。政治委員跑上去。敵人坦克車出動，反覆衝殺，砲彈和槍彈就像從篩子眼漏下來一樣，把這一段地方打出二片火，在這兒，你會覺得子彈跟子彈會在空中相碰，黑色的子彈頭落在地下，就像密林裏的鳥糞一樣滿擦擦的蓋了一層，這不但在一天的攻擊

中，而且在這整個戰役攻擊中，都算最艱險的一次了。政治委員立在營指揮所的房子外，親自觀察了情況之後，轉過身對營幹部說：

『同志們！堅決的打，消滅敵人！』

團與後面主力已失掉了聯絡，像一個團套着一個團，我們割斷敵人，敵人又割斷我們。政治委員不用望遠鏡，已把敵人陣地看得一目了然，敵人砲火、坦克、步兵一齊出動，但是如同火已經熱到一百二十度，那是最可怕的時候了，但是政治委員不爲現象所迷惑，他從這烈火裏已經預見，只要我們再堅持一下，敵人就要動搖。於是他決定自己直接指揮作戰，於是他走進已經半塌的房子裏去。營長、教導員聽了團政委那句堅毅的言語以後，一聲未響的到連排位置上去，他們留下副教導員和政委取聯絡。政治委員蹲到無線電話機前面，帶上耳機子，直接掌握前面火綫上的突擊部隊。他的熱情而嘹亮的聲音，通過空中傳達到前面火綫上去，他說：『同志們！堅決的打呀！敵人就要動搖了，看誰硬到底呀！正是消滅敵人的時機到來了，同志們，這時機不容易抓到啊！到了嘴邊的肉，別讓它滑掉啊！……』火綫上甚至聽到他愉快的笑聲，實際他沒笑，——不過那確實是他的聲音，是他帶着堅強無比信心的聲音。

五分鐘以後，正是戰鬥最緊張時刻，一顆砲彈剛剛好落在屋頂上，把屋子打塌，一塊銳利的破片鑽進他的右臂，血花噴出來，衛生員忙着給他包紮，並且因爲他已兩次負傷，要求他離開火綫，他說：『沒問題。』立刻拿左手指揮作戰。

他從心裏感到部隊在新式整訓之後作戰的神勇。三十分鐘之後，一點也不錯，他的預見在火綫上

出現了，敵人集中所有力量最後猛撲不退的時候，立刻就慌亂起來，於是按照政治委員的作戰方案，我們一個排就如同一把彎刀從側方楔入敵人陣地。這時敵砲不往這裏打了，空氣立刻緩和下來，勝利的聲音從前面火綫上傳下來，他接到這個報告，那時他大聲叫喊：『反擊下去！反擊下去！不讓敵人喘氣，反擊下去呀！』於是他立起身，輕快的對副教導員笑了一笑，拿單獨的左手拍拍身上的灰塵，從廢墟裏爬出來，往前走。

部隊現在已經折回頭往北了。只要把包圍圈一封口，他們圍的任務基本上就算完成了。政委是個敢於勝利的人，因為在剛才這陣激戰中，他英勇的迎接了勝利，像已經拿鑰匙開了鎖，下面的門自然就打開了，所以戰事發展下來就更順利了。最後，他們不但迅速封了口子，而且戰場情況起了急遽變化，敵人崩潰了，等不及再向上級請示，政治委員機動決定：『本團在分割敵人之後，繼續執行最後完全殲滅敵人的光榮任務。』他把寫了這項命令的一頁紙從日記本上撕下來馬上送到各營裏去傳看。下午四點半鐘光景，陽光為烟塵蒙蔽，他們最後向築有四座碉堡的院子進攻，敵人一個師的指揮部在這裏面。政治委員仍然是親臨火綫，部隊在他直接指揮下，最後衝破敵人防綫，打進院子。在這時候，一顆砲彈，落在他背後，火光一閃爆炸開來，彈皮從背上打進去嵌在身子裏面沒有出來。他摔倒了，很多很多的鮮血從他身上流出來，淌在地上。衛生員很迅速的把他抬上担架。他閉着眼睛，對從他面前走過的一個戰士，熱情而嘹亮的說：『同志！我們勝利了，好好歇歇吧！』

十二月二日，哈爾濱。

贈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

宣統元年五月拾三

紅 旗

著 者 劉 白 羽

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

印刷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

總 店 瀋陽市馬路灣

分 店 瀋陽、哈爾濱、長春、齊齊哈爾、
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安東、四
平、錦州、承德、北安、瓦房店、

1949. 4. 初版 長. 1—8,000.



63

2-75

紅

旗

1949. 4. 初版 長. 1—8,000.

基本定價： 170 元